

西安科技大学

硕士 学位 论 文

劳动力外流下农村老人家庭养老及心理健康研究

专业名称: 产业经济学

作者姓名: 杜仙怡

指导老师: 王萍

西安科技大学

学位论文独创性说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其取得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或集体已经公开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西安科技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学位论文知识产权声明书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即：研究生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属于西安科技大学。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本人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阴影、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同时本人保证，毕业后结合学位论文研究课题再撰写的文章一律注明作者单位为西安科技大学。

保密论文待解密后适用本声明。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论文题目：劳动力外流下农村老人家庭养老及心理健康研究

专 业：产业经济学

硕 士 生：杜仙怡

(签名) _____

指导教师：王萍

(签名) _____

摘 要

随着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不断下降，中国社会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外流改变了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模式，进一步影响老年人的代际支持行为以及子女内部之间的代际支持分工模式，使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及心理健康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现阶段中国的养老体系仍然不够完善和健全，家庭养老仍然在农村老人养老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本文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展开劳动力外流下农村老人家庭养老及心理健康研究。

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省巢湖市农村地区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的嵌套结构数据，分别从老人和子女角度构建回归模型，从战略视角分析农村老人家庭养老及心理健康状况。研究发现以下几点：

(1) 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基本符合合作群体模式。整个家庭会寻找一种最优战略组合从而达到家庭福利最大化，家庭成员之间会寻求一种“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方式进行资源交换，其表现为外出子女会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经济帮助来换取本村子女提供更多的生活帮助；

(2) 代际交换过程中老年人处于家庭的核心地位。子女向父母提供支持的能力依赖于父母早先提供的资源，老年人的个体特征会显著的影响到子女对老人提供和获得的代际支持情况，并且发现子女为老人提供支持是基于老人的需求情况，而老人为子女提供支持是基于自身的能力；

(3) 留守孙子女改变了老年人和成年子女之间的代际交换方式及老人的健康状况。老年人从照顾孙子女中得到了更多的满足感并因此获得了更多来自于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对其心理健康水平有提升作用；

(4) 居住安排通过代际支持间接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其主要表现为空巢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最低，仅和孙子女同住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而三代同住的居住方式并不能显著的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总之，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战略视角分别从个体和家庭两个层面展开劳动力外流下农村老人家庭养老及心理健康的研究，明确了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及其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状况，并提出完善中国目前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相应政策建议。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 (10BRK010)

关 键 词：劳动力外流；家庭养老；心理健康；老年人；农村

论文类型：应用研究

**Subject : A Study on Out-migration of Young Adults and Family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Rural elderly**

Specialty : Industrial Economics

Name : Du Xianyi (Signature) _____

Instructor: Wang Ping (Signature) _____

ABSTRACT

The persistent declines of fertility and mortality accelerate the aging population process in China. The large-scale labor force out-migration brings great impacts on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consequently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division between different children and the well-being of older people in rural China. Now Chin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s still not perfect and sound, family support still occupies an irreplaceable position in the rural elderly pension. This study research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rural elderly in China on the background of young adults' out-migration.

Using data from a sample survey,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Anhui province", by the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in Chaohu city, Anhui province. This study used the regression model with the nested-structure data to analyze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rural elderly from both older parents' and adult children's perspectives. This dissertation proves following findings:

(1) The pattern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rural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corporate group model. The family will find an optimal strategy to achieve the family welfare maximization, family members will seek a way which spend the least cost, get the greatest profits to exchange the resources, it performances that the children who go out provide more financial support in exchange for instrumental support from the children who live in village.

(2) The elderly are in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the family dur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process. The ability of children provide to their parents depends on the resources of the parents provided earlier,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impact children's behavior significantly, moreover, children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s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but the elderly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ir children based on their own ability.

(3) Left-behind underage grandchildren change the pattern of family resources

distribution and the health status of elderly. The elderly get more satisfaction from taking care of their grandchildren, at the same time, they receive mor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ir adult children and their level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s enhanced.

(4) Living arrangements influence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through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directly. Empty nest elderly have the lowest life satisfaction, only live with underage grandchildren can enhance the elderly's level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arrangement of three generations living together does not improve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elderly.

In conclusion, based on 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y, the study on the strategic perspective analyzed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rural elderly with an out-migration background from both individual and family levels, pointed to the traditional family support mode and its impac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and put forward to the relativ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perfecting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rural China.

Key Words: Out-migration of young adult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Elderly; Rural

Type of Thesis: Applied Research

目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2
1.2 概念界定	2
1.2.1 家庭养老和代际支持	2
1.2.2 劳动力外流	3
1.2.3 健康	3
1.3 研究目标	3
1.4 研究框架与内容	4
1.4.1 研究框架	4
1.4.2 研究内容	5
2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6
2.1 国外代际支持理论	6
2.2 国内代际支持理论	7
2.3 劳动力迁移的对代际支持影响的相关研究	9
3 数据和方法	11
3.1 数据	11
3.1.1 调查地的概况	11
3.1.2 数据的选取	12
3.2 研究方法	13
3.2.1 多层线性模型基本原理和选择依据	13
3.2.2 分析软件	16
3.3 代际支持与健康状况的描绘	16
4 劳动力外流下农村老人家庭养老研究	18
4.1 研究设计	18
4.1.1 研究框架和研究目标	18
4.1.2 研究假设	19
4.1.3 研究方法	20
4.1.4 变量测量	21
4.2 以老人为对象的家庭养老分析	24
4.2.1 老年人经济支持回归分析	24

目录

4.2.2 老年人日常照料回归析	26
4.2.3 老年人情感支持回归分析	27
4.3 以子女为对象的家庭养老分析	29
4.3.1 子女经济支持回归分析	29
4.3.2 子女日常照料回归分析	30
4.3.3 子女情感支持回归分析	34
4.4 本章小结	35
5 劳动力外流下农村老人心理健康研究	38
5.1 研究设计	38
5.1.1 研究框架和研究目标	38
5.1.2 研究假设	39
5.1.3 变量测量	39
5.2 不同居住安排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40
5.3 各项代际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41
5.4 居住安排和代际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共同影响	43
5.5 本章小结	43
6 结论及展望	45
6.1 主要结论	45
6.2 政策建议	46
6.3 论文进一步工作	46
致 谢	48
参考文献	49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52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中国目前处于急剧的人口，经济，社会的转型期。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降低以及人类寿命的延长，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按照国际上通行的确认标准，老年人指 60 周岁或 65 周岁以上个体。如果以 65 岁为标准，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 2010 年 11 月 1 日零时，全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 8.87%（按 60 周岁计算已达到 13.26%），已经达到国际上公认的老龄化社会标准（国际上通行准则是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占 7%以上时称为老龄化社会）。如果生育率基本保持不变，死亡水平进一步下降将意味着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将步入快速的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高龄化的社会。据预测，21 世纪中叶之前，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2050 年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 4 亿^[1]。

中国农村不仅是老年人最多的地区，也是老龄化程度和老年人口抚养比最高的地区。所以说，中国老龄化研究的重点是农村老龄化问题，加之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影响，未来农村人口老化的速度远远高于城镇地区^[2]。一方面由于我国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在生产水平、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农村绝大多数农民基本处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使得农村大量人口，尤其是农村老年人从根本上被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排除在外。因此，中国农村的老年人养老多是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以子女对父母的支持为核心的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村老年保障的主要形式^[3]，成年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几乎构成了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全部内容^[4]，超过三分之二的老年人依靠子女提供的经济帮助应付日常开支^[5]。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使得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的聚集，即出现大规模的劳动力外流。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家庭结构和亲子关系的变化进一步影响了老年人家庭的代际支持行为以及内部的分工模式^[6]，打破了家庭成员原有的养老资源平衡导致代际之间更大的地理分离从而削弱了家庭养老功能，减少了老人与子女同住在稳定的家庭环境的机会，阻碍了代际交流。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影响老人的健康和经济福利状况^[7]。虽然传统的家庭养老正在受到冲击，但这潜在的威胁远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家庭在老年人养老中的重要地位。我国的社会化养老体系极不完善，广大农村老年人仍然依赖于家庭养老。农村大多数的老年人都会面临年龄的增长以及寿命延长带来的机体功能的衰退，从而对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的需求增加^[8]。因此，家庭养老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尤为重要。

中国的养老体系正处在一个破旧立新的构建过程中，体系仍然不够健全和完善。然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老年人口基数增大、人口老龄化加快而且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老龄事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现实状况下，中国的国力尚不足以凭社会保障体制支撑老年人养老的大部分重任，所以在一定时期内，老年人的家庭支持仍然十分必要。固有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外流背景对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严峻挑战，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势必产生深刻影响，可能会危及到老年人生活福利和生活质量，因此，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尤其应受到关注。

1.1.2 研究意义

农村社会和经济的急剧变革使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有了一定变化，进一步影响老年人的代际支持行为以及子女内部之间的代际支持分工模式^[9]，从而冲击着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对老年人的健康和经济福利状况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随着经济增长社会结构的变化，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迁移使得成年子女与其老年父母的分离增多，造成中国家庭对老年人的持续供养能力可能发生变化^[10]。在农村劳动力外流背景下从家庭战略角度研究农村老人家庭养老的变化及老人和子女代际间资源的转移，对于完整和深入了结中国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方式下的代际支持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另外对于中国在“未富先老”的状况下有针对性地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维持代际公平，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缩小城乡差距，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战略角度分析以定量为主的实证研究劳动力迁移下农村老人家庭养老及心理健康，其结论和研究方法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老年人的养老模式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1.2 概念界定

1.2.1 家庭养老和代际支持

姚远^[11]提出家庭养老是指家庭承担养老责任和文化模式的运行方式的总称，包括家庭养老模式和家庭养老方式两个层次。杜娟^[12]等人认为传统的代际关系表现以“孝”为前提的思想基础，子女孝敬老人，并且赡养老人，体现在经济上提供支持、生活上提供照料、在精神上提供慰藉，这种子女对其老年人父母的支持被称为家庭养老。因此，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构成了家庭代际支持的主要内容^[13]。由于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具有互动性，是双向的资源流动，子女在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的同时，父母也在不同程度的帮助子女。因此本文将代际支持界定为一种双向的代际交换，既包括子女为老人提供的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也包括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的

经济帮助和家务、照料未成年子女等日常帮助，由于情感支持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因此未划分方向。

1.2.2 劳动力外流

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称为外流劳动力，在实际中劳动力离开农村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工作原因导致外出，另一部分婚姻原因导致外出。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儿子因为外出打工离开农村，大多数女儿因为婚姻离开农村，其中因工作原因离开农村的为本文的研究种重点。本文是从劳动力流出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外流对农村老人家庭养老的影响，因此采用白南生、宋洪远等^[14]对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的称呼，将农民离开家乡外出打工称之为农村的“劳动力外流”。

1.2.3 健康

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而且是一种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15]。近年来学术界逐渐对健康进行多维评价，认为一个人健康不仅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还包括社会适应健康和道德健康^[16]。其中社会适应性主要取决于身体和心理的健康状况，而道德健康则取决于自身教育和社会风气的影响等。因此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是健康的主要方面。已有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将健康集中在老年人的生理健康研究上，本文侧重于探讨不同代际支持对老人的心理健康影响。因此本文用生活满意度来衡量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1.3 研究目标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在劳动力外流背景下对农村老人家庭养老及其健康状况进行系统性研究，为提高老年人生活水平，完善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提出可行政策建议。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结合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制度和劳动力外流的背景，分析代际之间以及子女之间的分工情况，明确老年父母个人的特征对整个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行为的影响作用，同时将一个家庭作为一个决策主体，从父母和子女的角度分别分析代际支持的交换和代际间资源的流向。为其后明确农村家庭代际支持运作机制打下基础，进一步提高农村老人家庭养老水平。

第二，在明确农村家庭养老运作的机理下系统的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分析，考察各项代际支持以及不同的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状况的影响，验证本文提出的代际支持及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假设，为改善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提出可行性建议。

第三，通过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及心理健康的系统性研究，明确目前家庭养老的

现状以及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因素，对完善农村家庭养老体系，强化家庭养老功能，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对我国现有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提出可行性建议和政策。

1.4 研究框架与内容

1.4.1 研究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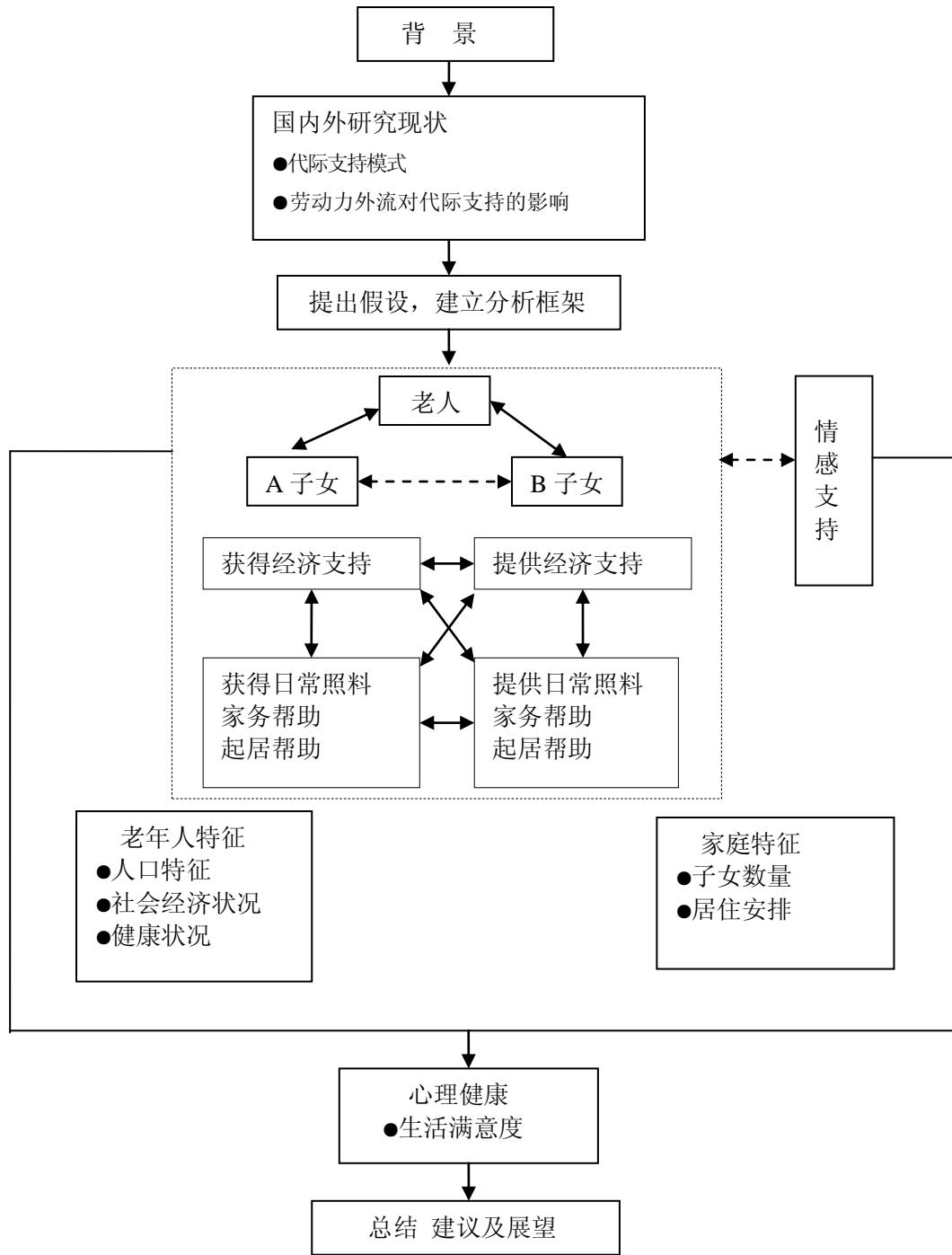


图 1.1 论文研究框架

本文结合我国劳动力外流的背景，对我国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和老年人健康状况进行系统分析，研究框架见图 1.1。下面将详细阐述研究框架图：该研究框架首先提出研究的背景；其次综述国内外关于代际支持模式的研究现状以及劳动力外流对代际支持的影响状况；再次，提出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及健康的假设以及所采用的方法；接着，先后使用多层线性模型及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别从子女和老人角度研究农村家庭养老及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最后总结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并指出不足。

1.4.2 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共分 6 章，其中第 4、5 章构成了论文的核心内容。具体的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指出选题的背景，界定本文的重要概念，明确本文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框架和思路。

第二章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介绍已有的三种代际支持模型，以及其中的区别、适用的局限性和国内相关的研究现状，指出不同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家庭养老及健康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从而预期本文的研究方向。依据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结合中国劳动力外流的背景和现状，提出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及健康影响研究分析框架。

第三章数据及方法。阐述研究使用数据的来源、研究的普适性、变量及其测量、研究方法和分析软件，描绘代际支持与老年人健康状况等的信息，阐述随机效应的线性混合回归模型的确定。

第四章劳动力外流下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的研究。利用采集到的数据，分别从老年父母和子女的角度，从战略的视角将家庭作为一个决策主体，系统的分析各项代际支持在一个家庭中是怎样进行双向交换的，明确代际间资源的流向。

第五章劳动力外流下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研究。利用采集到的数据，分析子女的迁移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第六章结论与展望。首先根据论文对劳动力外流下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和心理健康的.研究结果，并结合当前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总结在劳动力迁移的背景下老年人家庭养老和健康变化的研究结果，并陈述本文的主要创新点；然后对论文关于中国农村的家庭代际支持运作机制进行总结，并提出可行的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最后，指出本文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工作。

2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本章主要介绍了国内外代际支持理论，目前来看，国外的研究主要从经济交换的角度出发而国内的研究主要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提出不同的代际支持模式。本章将劳动力外流对代际支持的影响也做了相关理论综述，这些理论都为整个论文的实证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2.1 国外代际支持理论

对代际支持模式的研究最初源自西方国家中公共政策角度的社会资源再分配，他们从经济交换的角度提出不同的代际支持模式，来解释代际之间进行交换的动机和规则。从已有研究文献看，西方学者对老年人家庭支持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下列三种。

（1）权力与协商模型

第一种是权力与协商模型(Power and bargaining model)^[17]。该理论认为父母从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处获得支持的程度与其对资源(如财产)的控制有关。子女是否提供代际支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能否提供其它资源作为回报。伴随着经济发展，父母对土地、家族生意、训练与知识等资源的控制下降，其从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处可获得的支持也因此减少。老年人权威的下降以及子女经济地位的提升导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减少^[18]。掌握较多资源(如财产)的老年人能够得到子女更多的关注和支持^[19]。或者，作为“权力—协商”的结果，子女选择用其他形式代替自己的某些义务，比如许多子女会通过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来避免与老人的共同居住或者其它耗费时间的代际支持活动^[20]，他们通过付出经济资源诱使经济水平较低的其他子女为父母提供日常照料以及共同居住安排。

（2）交换模型

第二种是交换模型 (Mutual aid exchange model)。该理论认为代际交换按照“投桃报李”的原则进行^[21]，家庭成员间各种形式的帮助是以互助为目的的，交换者以自己的福利最大化为目标^[22]。代际之间的资源转移是根据每一代的需求，家庭功能类似于一种保险策略。这种互助与交换涉及很多方面，最常见的类型是“时间—金钱”的交换，即财富的代际转移往往是收入较低的以劳务换取金钱或收入较高的以金钱换取劳务^[23]。例如，老年父母向其子女提供家务劳动或孙子女照料等以时间为形式的帮助，并获得子女经济上的支持^[24,25]。上述交换是以交换的双方有提供回报的意愿以及能力为默认前提。

（3）合作群体模型

第三种是合作群体模型(corporate group model)。该理论认为，不同家庭成员之间(尤其是代际之间)存在有效的利益共同性，家庭成员间的关系犹如合作群体，跨越时间的

契约是可以保证得以实施的。模型指出，家庭成员的行为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由一位公正的家庭成员（通常为家庭中的年长者）控制并且有效分配家庭资源，达到家庭成员福利最大化^[26]。家庭成员间的关系犹如合作群体，所有资源被集中并有效分配，以保证每一位家庭成员的生存。家庭的资源分配达到帕雷托最优，即不存在任何一种以不降低其他成员的福利为前提的，改善某个成员福利的资源重新分配方案。年轻的家庭成员会为老年人提供更多支持，保持家庭的整体性和成员的利他性行为准则。该模型也认为，无论他们是否提供回报，家庭内最需要帮助的人（通常是最年长者）得到的支持最多。

从上述理论的阐述可以看出，成年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支持的动机是家庭代际交换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现有的关于家庭内部子女与父母之间物质性代际交换与分工的描述是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未涉及价值观念、社会文化及情感支持等主观因素。实际上代际间的资源转移并不只是简单地家庭代际资源重新配置，也加强了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的社会连结，促进家庭凝聚和增强代际间责任义务关系^[27]。

合作群体模型和交换模型都是基于互惠原则，认为成年子女向其老年父母提供支持的能力依赖于父母早先提供给他们的资源。只不过不同的是，合作群体模型中家庭对子女的人力投资行为是减少父母晚年养老不确定性的一种长期策略；而互惠模型中老人为成年子女提供家务帮助或照料孙子女也同样可以得到类似的回报，是达到同一结果的短期策略^[28]。而且，合作群体模型中的利他动机暗示提供者提供支持，不是因为其预期有回报而是因为提供者关心接受者的福利。该模型是目前最符合中国代际交换行为的理论模型，即家庭代际支持以老年人为中心，代际支持主要由子女流向父母；家庭内部成年子女依据互惠原则，根据他们所拥有资源的不同而给父母提供不同的支持^[29]。在交换模式中一方的资源转移会带来另一方的回报，但并不会增强后者的回报能力。相反，合作群体模式中的资源转移会增强后者的回报能力。因此认为家庭犹如一个大的群体，老人对子女的下游投资提高了子女的能力，使得子女迁移和资源增加，然后这些资源又能用于上游转移到父母身上^[30]。本文希望从家庭战略视角分析，找出在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的社会背景下，代际间以何种方式进行交换及代际资源的流向如何，从而使得家庭的福利最大化。

2.2 国内代际支持理论

中国学者结合有关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从中国目前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对中国家庭养老方式下的代际支持动机提供了几种解释，包括经济交换论、社会交换论、需要论、反馈论以及责任内化论等^[31]。

（1）经济交换论

该理论认为，不同年龄的人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处于不同位置，因而其拥有的资源

有所不同，能够提供的产品和劳动存在差异，对社会产品和劳动服务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产生了代际交换的必要性，导致了代际支持行为发生。根据该理论，杜亚军^[32]认为，成年人与其子女及老年父母间的供养关系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繁衍而发生在代际间的产品和劳动的一种经济交换。

（2）社会交换论

社会交换论阐述了有关权利、互惠、平衡等因素，分析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代际间的利益回报和照料、家庭等非正规组织与正规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等。从交换理论的角度看，老人从家庭获得的“照顾”是子女对父母的养育之恩以经济、劳务或精神安慰的形式给予回报。社会交换是一种基于社会道德、情感支持或公义维护的资源重新流动或分配。交换双方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给予者或接收者，从而构成了互惠原则。熊跃根^[33]认为，互惠就是家庭内部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两代人之间在金钱、物质、时间、感情等有价值资源方面的双向支持和交换，具体表现为经济上的支持、家务上的帮助和情感上的安慰。中国传统老年人照顾伦理，体现了“养儿防老”这样一种代际递进和均衡互惠的原则。

（3）需要论

需要理论^[31]认为，一个社会或社区的首要责任是满足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包括生理的、社会的、情绪的和精神方面的需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的改变、社会地位的下降，老年人的独立性逐渐消失，对外界的依赖性增强。因此老年人，特别是身体健康状况恶化的老年人，应该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关怀和照顾。

（4）反馈论

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费孝通^[34]提出了解释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反馈论”。这种观点认为，亲子关系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关系，并规定了包括抚养和赡养的有关义务：在中国家庭中，甲代抚养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养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的模式，简称“反馈模式”。用公式表示就是 $F1 \leftrightarrow F2 \leftrightarrow F3 \leftrightarrow \dots \leftrightarrow Fn$ (F 代表世代， \rightarrow 代表抚养， \leftarrow 代表赡养)。而西方则是甲代抚养乙代，乙代抚养丙代，表现为一代一代接力的模式，简称“接力模式”。用公式表示就是 $F1 \rightarrow F2 \rightarrow F3 \rightarrow \dots \rightarrow Fn$ 。显然，中西两种模式的主要差别就在于前者不存在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中国传统的亲子伦理体现了养老防老这样一种均衡互惠和代际递进的原则，成为维系家庭共同体延续的纽带。因此分析中国家庭代际支持的相关影响时要同时考虑子女和父母的相关影响因素。而大多数研究仅是关注子女或父母单方面的影响。

（5）责任内化论

责任内化论^[35]在代际支持方面的观点是，由于几千年儒家文化对孝的强调，赡养老人的义务已经变成了每一个中华儿女内在的责任要求和自主意识，成为其人格的一部分。责任内化论的一个特点是差序格局^[36]，它是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传统农村社会时提出

的一种观点。所谓差序格局，是说人与人的关系有远近亲疏之别。这就好像一个石子投入水中，形成了不同的涟漪，呈同心圆式分布。自己是圆心，不同的涟漪代表了不同的关系层，与自己这个圆心的来往越密切，道德感与责任感越重。

虽然众多学者把中国文化中与家庭养老相关的孝道价值观细分为若干理论，但由于家庭代际关系依赖于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社会经济条件，这些分类实质上是刻画了代际支持的多个层面和侧面，而且对代际支持的解释也可能不是一种理论就足以阐述清楚的。不同角度的代际支持理论模式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各理论之间并非相互排斥，反之，它们可以互为补充，更全面的说明家庭代际支持的关系。

经济交换论与西方学者提出的代际支持理论模式考虑的出发点较为一致，主要关注物质性的代际支持，或代际的经济交换。而社会交换论对经济交换论做了进一步升华，不再将代际支持关系中的人视为“经济人”，而是看作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社会人”，因此将更多的社会情感因素引入其中，也作为互惠交换中考较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浓厚的传统文化背景下，似乎更符合现实状况。反馈论中的“接力模式”与“反馈模式”分别与西方家庭的代际支持以子女为中心和中国家庭的以老年父母为中心的论断^[37]相吻合。因此研究中国家庭代际支持的相关分析时，要同时考虑子女和父母的相关影响因素。随着中国学者对代际支持的研究，仅有极少数学者采用实际数据对这些代际支持模式在中国家庭的适应性做出了验证^[39]，且主要集中在子女对父母的单项经济支持方面或者仅仅针对城市老年人^[38,39]。对代际支持间资源的双向流动及各项代际支持间的关系研究甚少。因此本文试图在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从子女和老人角度，子女之间的角度研究代际间资源的流动性及其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为探究中国农村养老模式提高老人健康状况提供有效的建议。

2.3 劳动力迁移对代际支持影响的相关研究

在代际支持的微观分析中，劳动力外流对代际支持的影响机制实际上是通过子女外出导致的家庭变化来间接完成的。劳动力外流引起的相关变化有以下几点：

（1）经济支持的供给能力增加

经济收入的驱动力是导致劳动力外流的最主要原因^[40]，外出后的经济状况改善提高了子女为老人提供经济支持的能力，但距离增加改变了劳务性帮助的成本，从而降低了其提供日常照料的能力。按照代际支持模式的相关理论，外出子女可能会提供更多经济支持以弥补日常照料的不足，或者通过付出更多经济帮助，诱使其他非外出子女提供劳务性支持。劳动力外流导致了子女空间分布和经济收入差异的增加，打破了家庭内部原有的均衡状态。

（2）家庭结构的变化

劳动力外流引起的家庭结构变化包括子女与老人间居住安排和居住距离的变化。首

先，劳动力外流改变了子女的空间分布，增加了老人独居的机率^[41]，同时，城市对外来人口子女设置的就业限制以及“候鸟式”的迁移使得许多外出人员将未成年子女留在家中，增加了老年人的照料负担，这一影响可以通过隔代居住安排对代际支持的作用得到反映。其次，劳动力外流增加了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空间距离，从而导致外出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日常照料传递成本上升^[42]。最后，子女外出后经济收入的提高意味着该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时间成本增加。后两种影响与对经济支持的影响相互作用，导致了家庭内部子女的重新分工。

（3）养老观念的变化

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村年轻劳动力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思想意识发生变化，传统赡养观念不断淡化，老年父母的权威逐步弱化，代际关系越来越趋向平等。劳动力转移带来的上述变化将进一步影响老年人的代际支持行为及子女内部的代际支持分工模式，对传统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产生冲击^[28]。

由于劳动力的外流引起了代际支持的上述变化，子女迁移是导致子女内部分工细化的重要因素。对于父母而言，为了获得更多的未来保障和收益，他们会将代际支持投资转向有可能提供老年保障的子女。虽然目前关于代际支持的研究较多，但多数是基于对农村老年父母的调查数据，从外出子女的角度对子女流动前后与父母的代际经济交换的研究还很少^[43]。有研究表明迁移的子女会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但也有证据表明这种负担或许会通过其他迁移子女的资本回流而部分的减轻。中国台湾和菲律宾的数据表明经济财政方面的转移会更多的从迁移子女流向老年父母^[44]。老年人提供的代际支持促使他们的成年子女能够外出寻找到更好的工作，所以在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老年人提供的代际支持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是在对我国劳动力迁移的研究中，多把个人迁移作为研究对象很少有把家庭作为一个决策主体而对迁移进行研究比较的^[45]，以及在此背景下各项代际支持是在一个家庭的几代人之间怎样双向交换的。

因此本文试图以家庭作为一个决策主体，从家庭战略角度分析一个家庭的投资决策和回报决策即找出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的社会背景下，家庭的决策如何使整个家庭福利最大化，代际间的资源以何种方式进行交换，成年子女之间是如何分工来赡养老人以及子女的迁移对老年人健康有何影响，完整和深入了结中国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方式下的代际支持行为并为老年人的养老提出可行的建议。

3 数据和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师生于 2009 年 9 月在安徽省巢湖市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状况”问卷抽样跟踪调查。本章主要介绍调查地的概况、样本选取、问卷的设计及抽样调查过程；阐述研究方法和分析软件。

3.1 数据

3.1.1 调查地的概况

由于研究目的是了解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及健康的影响，所以选择了农村劳动力外流现象普遍的安徽省。该省属于农业大省，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资源状况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调查所在地巢湖地区地处安徽省中部（位置见图 3.1），其经济状况在安徽省处于中游水平，该地区农村普遍存在年轻劳动力外流的现象，是中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缩影，对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图 3.1 巢湖市地理位置图 资料来源：巢湖地区简志^[46]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该地区登记的户籍人口为 460.8 万人。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45.6 万人，占 11.77%，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229.9 万人，占 59.35%，同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乡村人口减少 102.3 万人。按照目前的劳动力外流趋势，在未来的几年内，该地区的老龄化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剧。

3.1.2 数据的选取

(1) 调查目标及问卷设计

“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的主要目标是了解农村老年人的家庭代际关系、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并且在基线调查完成后，采用同样的问卷对被访问对象进行了三次跟踪调查。四期的调查为研究劳动力外流引起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变化及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的影响提供了更为准确的资料。

调查问卷的设计是根据研究目标，参考国内外相关调查内容和量化方法进行设计的，然后对问题进行本土化调整，并使用标准回译法来确保问卷内容翻译的准确性；之后，对初步确定的问卷进行试调查，并发现问题，反复完善问卷；最终，获得正式调查问卷。

(2) 调查内容及调查对象

调查问卷由九部分组成：(1) 老年人的个体状况，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2) 老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包括住房、教育程度以及职业等；(3) 老人的健康状况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4) 老年人的子女状况，包括子女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与老年人的居住距离和照料孙子女的状况；(5) 老人对传统养老方式的观念；(6) 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包括心理福利（抑郁）和生活满意度；(7) 老人与子女间的生活帮助（家务帮助和日常照料）；(8) 老人的经济来源；(9) 老人的认知能力测试。

问卷抽样调查的对象是居住在巢湖市农村地区的年龄在 60 或 60 岁以上的老人。调查采用的是分层多级抽样方法，按照乡、村两级进行抽样。首先，从以行政编码顺序排列的 126 个乡镇构成的样本框中，以系统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 12 个乡镇。然后，在抽中的 12 个乡镇中，在每个乡镇以系统抽样的方法，从以行政编码顺序排列的、由所有行政村构成的样本框中随机抽取 6 个行政村。最后，在抽中的每个行政村中分别挑选出所有居住在本村的且年龄在 60—74 岁和 75 岁或 75 岁以上的老人组成各村的两个样本框。

(3) 数据质量评析

为了提高问卷的效度，在数据收集过程中调查组织者采取了各种质量保证措施来确保调查现场执行和数据录入的质量，并且对最终的数据进行一系列修改、补充，再经过计算机程序的逻辑检验。从数据评估结果和量表的信度系数来看，调查问卷获得的数据质量良好。数据调查过程如图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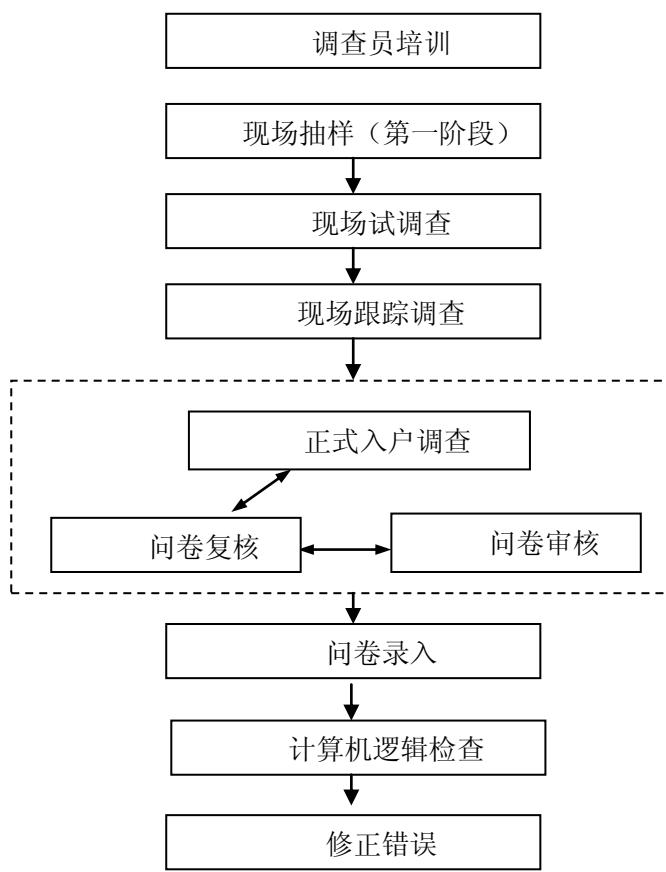


图 3.2 问卷调查流程图

3.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安徽省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 2009 年抽样调查数据，此数据为嵌套结构的静态数据。研究对象是有 3828 名存活子女的农村老年人。本文采用 OLS 线性模型以及分层线性模型中的二层线性模型分别从老人角度和子女角度考察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包括家务帮助和起居帮助）和代际间情感支持的双向交换，以及不同代际支持组合及不同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明确将家庭作为一个决策主体时，代际间是以何种方式进行交换及子女的迁移对老年人健康有何影响，从而为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提出可行性建议。

3.2.1 多层线性模型基本原理和选择依据

(1) 基本原理

多层线性模型中的二层线性模型是通过构建模型来分析存在嵌套关系的两层样本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及其之间的关系。两层模型的表述如下^[47]：

$$\text{第一层: } Y_{ij} = \beta_{0j} + \beta_{1j} X_{ij} + r_{ij} \quad (3-1)$$

$$\text{第二层: } \beta_{0j} = \gamma_{00} + \gamma_{01}W_{0j} + \mu_{0j} \quad (3-2)$$

$$\beta_{1j} = \gamma_{10} + \gamma_{11}W_{1j} + \mu_{1j} \quad (3-3)$$

其中, r_{ij} 是第一层方程 (3-1) 的残差或随机项;

μ_{0j} 是第二层方程 (3-2) 的残差或随机项;

μ_{1j} 是第二层方程 (3-3) 的残差或随机项;

在一个两层模型中, 需要估计三种参数: 固定效应 γ_{00} 、 γ_{01} 、 γ_{10} 、 γ_{11} , 随机层一的系数 β_{0j} 、 β_{1j} 以及方差协方差成分。对 β_{0j} 、 β_{1j} 的估计是分两次进行的。首先对第一层的 β_{0j} 、 β_{1j} 进行 OLS 估计, 得到 β_{0j} 、 β_{1j} 的第一次估计:

$$\hat{\beta}_{0j} = \bar{Y} - \hat{\beta}_{1j} \bar{X}_{.j} \quad (3-4)$$

$$\hat{\beta}_{1j} = (\sum X_{ij} - \bar{X}_{.j})(Y_{ij} - \bar{Y}_{.j}) \quad (3-5)$$

用第一层上估计的 $\hat{\beta}_{0j}$ 、 $\hat{\beta}_{1j}$ 替代 (3-2) (3-3) 里面的 β_{0j} 、 β_{1j} , 方程变为:

$$\hat{\beta}_{0j} = \gamma_{00} + \gamma_{01}W_{1j} + e_{0j} \quad (3-6)$$

$$\hat{\beta}_{1j} = \gamma_{10} + \gamma_{11}W_{1j} + e_{1j} \quad (3-7)$$

$$\text{其中, } e_{0j} = \mu_{0j} + (\hat{\beta}_{0j} - \beta_{0j}) \quad (3-8)$$

$$e_{1j} = \mu_{1j} + (\hat{\beta}_{1j} - \beta_{1j}) \quad (3-9)$$

同样 e_{0j} 和 e_{1j} 的方差也有两个成分。

$$Var(\mu_{0j}) = \tau_{00} \quad (3-10)$$

$$Var(\mu_{1j}) = \tau_{11} \quad (3-11)$$

方程 (3-10) 和 (3-11) 是参数方差。参数估计的方差由参数方差和估计误差这两部分组成:

$$Var(e_{0j}) = \Delta_{0j} = [\mu_{0j} + (\hat{\beta}_{0j} - \beta_{0j})] = \tau_{00} + v_{0j} \quad (3-12)$$

$$Var(e_{1j}) = \Delta_{1j} = [\hat{\mu}_{1j} + (\hat{\beta}_{1j} - \beta_{1j})] = \tau_{11} + v_{1j} \quad (3-13)$$

多层次线性模型提出了一个统计量 λ , 指的是估计的精度。

$$\lambda_{0j} = \tau_{00}/(\tau_{00} + v_{0j}) \quad (3-14)$$

$$\lambda_{1j} = \tau_{11}/(\tau_{11} + v_{1j}) \quad (3-15)$$

以上介绍的是如何借助第一层变量来进行参数估计, 下面介绍如何利用第二层的变量来进行参数估计。由于层次数据中每组样本规模不相等, 所以导致了组间误差方差的非齐性, 这样, 在对 (3-6) (3-7) 中 γ_{00} 、 γ_{01} 、 γ_{10} 、 γ_{11} 的估计不能采用常规的 OLS 方法, 而应该运用 WLS (加权最小二乘法) 估计。

$$\hat{\gamma}_{10} = \sum \Delta_{ij}^{-1} \bar{Y}_{.j} / \sum \Delta_{1j}^{-1} \quad (3-16)$$

$$\hat{\gamma}_{11} = (\sum \Delta_{ij}^{-1} W_j \hat{\beta}_{1j}) / (\sum \Delta_{1j}^{-1} W_j^2) \quad (3-17)$$

其中 Δ_{1j}^{-1} 代表精度, 它等于总体方差的倒数。同理可以得到 $\hat{\gamma}_{00}$ 、 $\hat{\gamma}_{01}$ 的估计。

通过 (3-16) (3-17) 得到 $\hat{\gamma}_{00}$ 、 $\hat{\gamma}_{01}$ 、 $\hat{\gamma}_{10}$ 、之后, 就可以对 β_{0j} 、 β_{1j} 进行第二次估计, 即在第二层 WLS 估计:

$$\hat{\beta}_{0j} = \hat{\gamma}_{00} + \hat{\gamma}_{01} \hat{W}_{1j} + e_{0j} \quad (3-18)$$

$$\hat{\beta}_{1j} = \hat{\gamma}_{10} + \hat{\gamma}_{11} \hat{W}_{1j} + e_{1j} \quad (3-19)$$

两层线性模型随机层-1 系数 β_{0j} 、 β_{1j} 的最后估计是以信度 λ 为权重对两次估计的综合。

$$\hat{\beta}_{0j} = \lambda_{0j} \hat{\beta}_{0j} + (1 - \lambda_{0j}) \hat{\beta}_{0j} \quad (3-20)$$

$$\hat{\beta}_{1j} = \lambda_{1j} \hat{\beta}_{1j} + (1 - \lambda_{1j}) \hat{\beta}_{1j} \quad (3-21)$$

可以看到第一层的估计信度较高时, 最后的多层次线性模型估计就会赋予第一层参数估计值更多的权重。当第一层的估计信度较低时, 就会有更多的权重赋予第二层参数估

计值。

（2）选择依据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以家庭作为一个决策主体明确各项代际支持之是在一个家庭的几代人之间怎样双向交换的。多层模型多用于家庭的研究，本研究中来自于同一个家庭的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行为必然会受到老人的个体特征的影响（如经济收入），这时，老人和子女都是研究中的层面。此时，用传统的线性模型只能对涉及一层数据的问题进行分析，而不能对涉及两层或多层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也不能分析各层变量之间作用的问题，多层模型则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统计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有 3828 名存活子女的农村老人，由于数据的特点具有嵌套的特性，也就是说对于子女来说，子女嵌套在家庭中。子女代表了数据结构的第一层，而老人则代表了数据结构的第二层，这样所有的子女之间就并非独立了，然而，传统的回归模型的前提条件是要求样本之间相互独立。为避免同一家庭的子女因为某些共同特征而产生相关性，则需要控制家庭特征变量的影响，多层模型则能很好的处理具有嵌套结构的非独立数据。

3.2.2 分析软件

本文应用多层次线性模型软件包 HLM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Software) 6.02 进行二层线性模型的统计分析。HLM 是一个专业分析多水平模型的统计软件。此外，本文应用 SPSS13.0 进行样本描绘和 OLS 线性模型的分析。

3.3 代际支持与健康状况的描绘

依据本文的分析框架，按照代际支持、健康状况，以及老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的顺序，分别对它们各自的变量进行具体描绘信息参见表 3.1。

表 3.1 的统计结果显示，调查的老人的平均年龄为 72.26 岁，男性老人和女性老人几乎各占一半，并且绝大部分老人职业为农业。在家庭特征中，其中独居和配偶居住的老人占有大部分，其次是三代同住的老人，仅与孙子女同住的占少数；子女状况中平均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外出的子女，符合该地区劳动力外流的基本状况。在代际支持方面可以看出，老人获得的经济支持远大于提供的经济支持，然而获得的起居照顾小于提供的孙子女照料，日常家务照料方面获得和提供几乎相等。

表3.1 代际支持与健康状况的描绘表

变量	平均值 (mean)	均差 (sd)
1.代际支持		
获得经济支持 (千元)	1.08	1.98
提供经济支持 (千元)	0.24	2.02
获得日常家务照料	3.36	1.04
提供日常家务照料	3.50	0.97
获得生活起居照料	3.18	1.18
提供孙子女照料	6.87	4.78
情感支持	7.64	1.43
2.健康状况		
心理健康		
生活满意度	12.88	2.63
3.老人特征变量		
社会人口特征		
年龄 (岁)	72.25	8.24
性别 (1=男)	0.49	0.50
婚姻 (1=有配偶)	0.62	0.48
社会经济地位		
受教育状况 (1=上过学)	0.33	0.47
职业 (1=农业)	0.95	0.22
独立经济收入 (千元)	1.02	1.59
健康状况		
ADL	13.44	5.35
4.家庭特征		
居住安排		
独居	0.21	0.41
仅与配偶同住	0.42	0.49
三代同住	0.22	0.41
仅孙子女隔代居住	0.15	0.36
子女状况		
本村子女 (1=有)	0.47	0.50
外出子女 (1=有)	0.98	0.13

注：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状况、职业、居住安排为分类变量，省略型为女性、不在婚、未上过学、非农业；其它均为连续变量。

数据来源2009年“安徽省老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4 劳动力外流下农村老人家庭养老研究

本章是本文核心章节之一，是对本文分析框架相应内容的验证。本章利用“安徽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的嵌套结构数据建立回归模型，结合中国特殊的社會文化制度和劳动力外流的背景将家庭作为一个决策主体分别从子女角度和老人角度分析代际间资源交换的情况，从而明确现阶段我国农村老人的家庭养老状况，并且为下一章老年人心理状况的研究打下基础。

4.1 研究设计

4.1.1 研究框架和研究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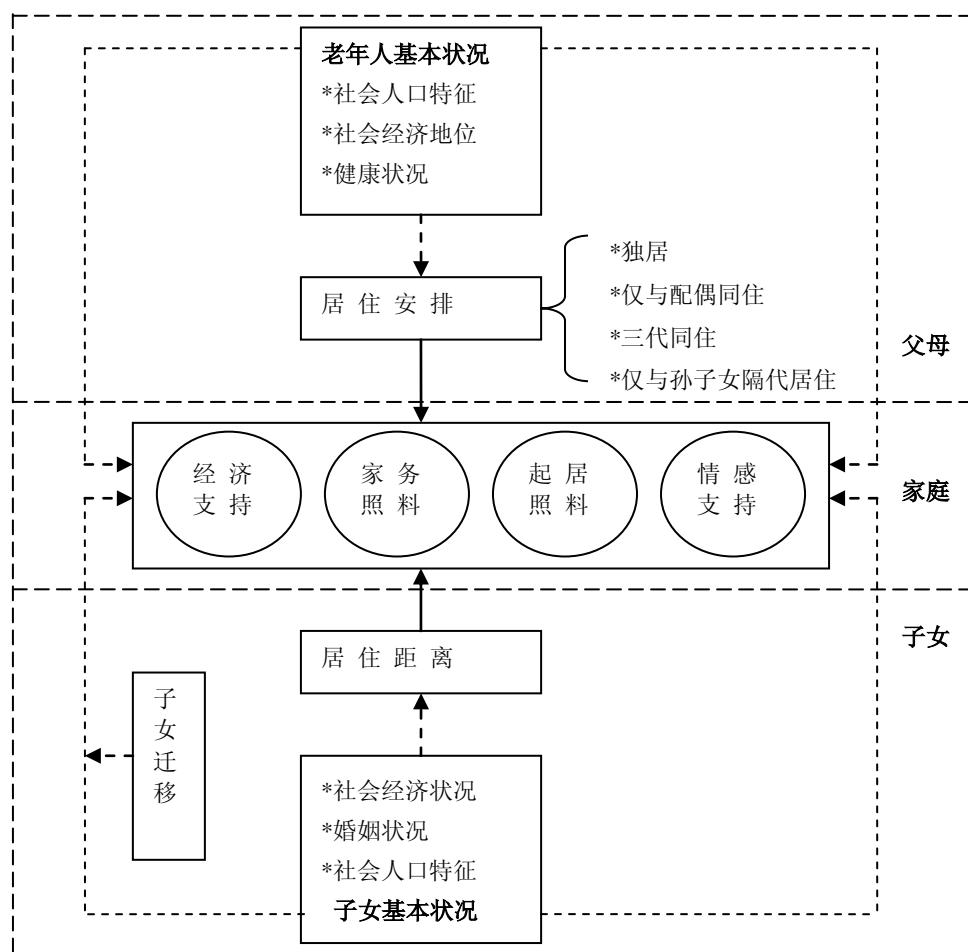


图 4.1 劳动力外流下农村老人家庭养老的分析框架

代际支持的本质是代际间的互助，因此代际支持活动涉及父母和子女两方面，家庭内部的所有子女的代际支持活动的总和构成老年人的代际支持。本章结合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制度和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从战略的视角分析代际之间以及子女之间是如何分工的？老年父母个人的特征是如何影响老年人代际支持行为？子女的个体特征是如何影响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行为？各项代际支持在一个家庭中是如何进行双向交换以及代际间资源是如何流向的？因此，本章的研究目标是：利用有 3828 名存活子女的农村老年人的数据，将一个家庭作为决策主体，从父母和子女的角度分别分析代际支持的交换和代际间资源的流向。

4.1.2 研究假设

a 老人角度

按照合作群体模型，将家庭作为一个合作群体，家庭成员间交换的目的是使家庭中每一位成员的利益最大化，家庭中最有需要的成员得到的帮助最多^[48]。并且中国传统的思想认为父母要尽其所能为子女提供帮助，因此关于老人的第一个假设：

H1: 经济条件和身体状况较好的老人为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较多；相反，经济条件，身体状况较差及离婚丧偶的老年人从子女处获得的代际支持较多。

大量的劳动力外流使得外出子女有机会吸收一定的城市文化，经济条件有所提高，但传统的养老文化和社区舆论深刻的影响着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支持行为^[49]。中国传统的“孝”文化制度仍然在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特别是农村家庭中认为子女要对老人尽赡养责任。因此关于老人的第二个假设：

H2a: 经济支持主要从子女流向老人。

H2b: 生活照料主要从子女流向老人

特殊的二元户籍制度和与之相联系的教育制度和各种福利制度，使得大量儿童不能随其父母到城市生活，而留在农村与老年祖父母共同生活或由老年祖父母照料，留守的未成年孙子女对老年人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50,51]。留守的孙子女成为老人和子女之间联系的桥梁，促进了外出子女和留守老人的沟通，增强了家庭之间的代际联系。因此关于老人的第三个假设：

H3: 提供孙子女照顾可以加强老人和子女之间的情感交流，并且老人提供孙子女照料特别是隔代居住的老人会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

b 子女角度

经济和社会的急剧转型引起了中国家庭的巨大改变，特别是劳动力转移引起了家庭结构以家庭间代际支持行为及分工的变化。大量的劳动力迁移打破了家庭成员原有的资源平衡，改变了代际间的交流，影响老年人的养老和健康状况^[8]。子女由于外出打工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收入，而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拥有的资源越来越有限，因而老年父母

和子女为对方提供支持的动机有所不同。因此关于子女的第一个假设：

H4: 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代际支持的动机是基于老年人的需求，而老年人为子女提供代际支持是基于自身能力以及所拥有的资源。

中国家庭作为合作群体网络，子女共同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子女内部的代际支持分工基于效益最大化原则，以最小的成本实现照料老年父母的目的。子女会根据自己所有的资源自动调节提高给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最终使家庭利益达到最大化^[9]。按照代际支持模式的相关理论，外出子女可能会提供更多经济支持来弥补日常照料的不足，或者通过付出更多经济帮助，诱使其他非外出子女提供更多的劳务性支持。因此关于子女的第二个假设：

H5: 外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高于本村的子女，本村的子女提供的日常照料高于外出子女。

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政策使得孙子女不能和其外出打工的父母一同生活，从而老年父母为了家庭的整体利益会担当起照顾孙子女的角色。老年父母会为孙子女做出更多牺牲，同时子女也会给提供了孙子女照料帮助的老年父母以更多的实际支持回报^[16]。因此关于子女的第的三个假设：

H6: 得到孙子女照料的子女，会给与老人更多的经济支持并且可以促进代际间情感交流。

4.1.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安徽省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 2009 年抽样调查数据，此数据为嵌套结构（Nested-structure）的静态数据。研究对象是 1224 名有存活子女的农村老人以及他们的 3828 名存活子女。

论文根据代际支持的相关内容将其划分为经济支持，家务照料，起居照料和情感支持，按照代际支持的流向分为父母提供给子女的支持和子女提供给父母的支持。但是因为情感的交流是双向的，因而未对情感支持分方向分析。

文章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分别从老年父母和子女的角度分析各项代际支持行为。对老年人的代际支持行为的分析采用 OLS 回归，分析老年人的人口状况如性别，年龄，经济状况，自身的健康状况以及家庭特征等因素对老年人提供和接受代际支持行为的影响。对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的分析采用二层线性模型，由于来自于同一个家庭的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行为会受到老人的个体特征的影响，为消除这种因子女某些共同特征的影响，本文将老人作为数据结构的第二层，子女作为第一层，分析子女的社会经济状况，人口特征，婚姻状况，居住距离等特征对其提供和接受各种代际支持水平的影响。

4.1.4 变量测量

根据理论研究背景和本章的研究目标,以及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首先选择分析采用的适当因变量和自变量。下面将分别阐述老人角度和子女角度分析所涉及到的相关变量的定义和测量方法。

a.以老人为研究对象的回归分析中变量的测量

(1) 因变量

根据代际支持的内容,在本章的研究中将因变量设置为老年人接受和提供的经济支持,家务照料,起居照料和情感支持。

①经济支持

老人获得经济支持指调查前 12 个月内子女为父母提供的现金和实物的货币价值,“没有” =0;“有”则采用具体数值或 9 个区间来表示支持数量:① 50 元以下;②50-99 元;③100-199 元;④200-499 元;⑤500-999 元;⑥1000-2999 元;⑦3000-4999 元;⑧5000-9999 元;⑨10000 元以上。若被调查者无法提供精确的回答,被调查者可以在上述答案区间中进行选择,然后取各区间的中间值(最高值为 10000 元)代表每个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水平。将每位被调查老人获得的经济支持数量进行加总,得到老人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水平,用老人获得的经济支持水平取自然对数值作为其在模型中对应的经济支持。反之为老人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水平,其测量方法与经济支持的获得的测量方法相同。

②家务照料

老人获得的家务照料指调查前 12 个月内所有存活子女(包括其配偶和子女)为父母提供诸如打扫卫生、洗衣服、洗碗等家务帮助。在问卷中通过询问为老人提供家务帮助的所有存活子女(包括其配偶和子女)的帮助频率来衡量家务照料。本文将子女提供家务帮助具体频率折算成:“每天都做” =4、“每周至少一次” =3、“每月几次” =2、“很少” =1。按照儿子、女儿、儿媳和女婿分别进行次数累加,得到子女提供家务帮助总量,即子女对老人的家务照料水平。得分越高,表示老人获得家务照料的水平越高。反之为老人给子女提供家务照料的水平,其测量方法与老人获得子女家务照料的测量方法相同。

③起居照料

老人获得起居照料指调查前 12 个月内所有存活子女(包括其配偶和子女)为父母提供诸如洗澡、穿衣等生活起居帮助。其测量和衡量的方法同家务照料相同。得分越高,表示老人获得起居照料的水平越高。老人提供的起居照料用老人在调查前 12 个月内提供照看每个成年子女的子女(孙子女)的频率来衡量。分七级测量:0 =没有;1 =很少;2 =大约每月一次;3 =每月几次;4 =每星期至少一次;5 =每天,但不是全天;6 =每天从早到

晚。将老人提供给每个子女的孙子女照料得分进行累加,得到老人提供给子女的孙子女照料水平值。

④情感支持

情感支持指老年父母和所有存活子女之间的平均感情亲密程度,其本质是测量代际之间感情投入的程度,所以不按照流向分别进行回归模型分析。问卷中对于子女和老人的感情亲近程度通过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测量: a “从各方面考虑,您觉得和这个孩子感情亲近吗?” (1= “不亲近”, 2= “有点亲近”, 3= “很亲近”) b “总的来讲,您觉得自己和这个孩子相处的好吗?” (1= “不好”, 2= “还可以”, 3= “很好”) c “当您跟这个孩子讲自己的心事或困难时,您觉得她愿意听吗?” (1= “不愿意”, 2= “有时愿意”, 3= “愿意”)。答案分别采用各自括号内的三级测量标准,三个问题的累加得分为与该子女亲近程度的总得分,得分取值范围为 3~9 分,将所有子女的得分进行平均,得到子女群体与老年父母的情感亲密程度得分。得分越高,表示子女与老人亲密程度越高。由于亲密程度均值比总量更能表明代际关系的质量,因此,本文将与老人亲密程度均值作为子女与老人情感交流的水平。量表的 Alpha 信度系数为 0.86,稳定性较高。与经济支持以及日常照料不同,老人与子女间的平均感情亲近程度比总量更能表明代际关系的质量,本章采用平均值测量代际间的情感支持水平。同时,也避免了情感支持与子女数量产生多重共线性。

(2) 自变量

①老人的家庭特征

1.子女状况

老人的子女状况指老人是否有本村子女(不包括同住者)和是否有外出子女(有=1)。为了避免与居住安排之间产生多重共线性,在计算本村居住的子女时,不包括与老人同住的子女。子女外出指成年子女离开父母居住的村子到外面居住。

2.居住安排

老人居住安排划分为: a 独居; b 与配偶同住; c 三代同住与成年子女或其配偶同住(包括孙子女); d 仅与孙子女同住。这种划分还可以理解为第 a、b 表明老人居住在空巢家庭; b 表示老人居住在传统的主干家庭; c 表示老人居住在隔代家庭。

②社会人口特征

以老年人为对象的代际支持分析模型中加入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反映个人基本信息的变量。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和生活自理能力会相对下降,对老年人的代际支持行为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将性别考虑在内是因为老年妇女和男性老年人在代际支持的提高和获得方面倾向性有所不同。将婚姻状况划分为在婚和不在婚。在婚表示已婚且夫妻俩住在一起或未住在一起,不在婚表示丧偶、离婚、从未结过婚。其中,不在婚的老人对代际支持的需求更迫切。

③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经济地位包括受教育状况、职业和独立经济收入。此三个变量按照分类变量划分如下：受教育状况（1=上过学）、职业（1=农业）、是否有独立经济收入。独立经济收入包括劳动收入、退休金、养老金以及政府补贴。模型中将其取自然对数值作为老人的独立经济收入。

④健康状况

老人的健康状况用生活自理能力(ADL)来代表。生活自理能力包括基本生活自理能力（PADL）和利用设施的生活自理能力（IADL）。基本生活自理能力的测量采用 Katz 量表，共有六个项目：吃饭、穿衣、房间内走动、洗澡、下床、上厕所。利用设施的生活自理能力的测量包括做饭、乘车、作家务、购物、家庭理财共 5 个项目。上述 11 项全部采用三级测量：“没有困难”=1、“有点困难”=2、“自己根本无法完成”=3。11 项得分累加后得到被调查者功能受限（ADL）得分，取值范围为 11~33 分，得分越高表示老人的生理健康状况越差，生活自理能力功能受限越严重，。

b.以子女为研究对象的回归分析中变量的测量

（1）因变量

根据代际支持的内容，将本章研究模型中的因变量分别设置为子女提供和接受的经济支持、日常照料水平和子女与老年人间的情感支持。

①经济支持

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指调查前 12 个月内子女（包括其配偶）为父母提供的现金和实物的货币价值；子女获得的经济支持指调查前 12 个月内父母为子女（包括子女家庭各种的配偶和未成年的孙子女）提供的现金和实物的货币价值。以子女获得或提供的经济支持水平的自然对数值作为其在模型中对应的经济支持。具体测量方法和老年人为对象时的经济支持回归分析中的方法相同。

②家务照料

子女提供的家务照料指调查前 12 个月内该子女（包括其配偶和孩子）为其父母提供诸如打扫卫生、洗衣服、洗碗等家务帮助。子女获得的家务照料指调查前 12 个月内被调查老年人为子女（包括其配偶和孩子）提供诸如打扫卫生、洗衣服、洗碗等家务帮助。具体的测量和赋值方法同老年人为对象时的家务照料回归分析中的方法相同。

③起居照料

子女提供的起居照料指调查前 12 个月内所有存活子女（包括其配偶和子女）为父母提供诸如洗澡、穿衣等生活起居帮助。其测量和衡量的方法同家务照料相同。得分越高，表示子女提供的起居照料水平越高。子女获得的起居照料指在调查前 12 个月内该子女获得老人照看其每个成年子女的子女(孙子女)的频率来衡量。具体的测量和赋值方法同老年人为对象时的起居照料回归分析中的方法相同。

④情感支持

情感支持指所有存活子女与老年父母间的平均感情亲密程度，得分取值范围为 3-9 分。具体的测量方法同以老年人为对象时的情感支持回归分析中的方法相同。

（2）自变量

模型中的自变量包括子女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职业，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以及居住距离。

其中子女的婚姻状况划分为①未婚、离婚或丧偶；②已婚，因工作问题分居；③已婚与配偶同住。考虑到子女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父母，且差异较大，因此对该变量进行了更详细的划分：①未受过教育；②小学或初中；③高中或中专；④大专及以上。由于子女的职业差异较大因而对该变量的划分更为详细为：①从未工作过；②农业、养殖业、渔业；③商业或服务业；④工人；⑤行政管理；⑥业主或企业家；⑦军人；⑧专业技术。

通常和父母居住距离较近的子女会倾向于多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而居住较远者则会为老人多提供经济支持。并且不同的居住距离也会影响代际间感情交流的频率。因而本文将居住距离纳入自变量，进行划分：①与老人共同居住；②本村；③本乡镇；④本县；⑤本市；⑥本省、外省及国外。

以子女为研究对象的回归分析中，首先为避免来自同一家庭的子女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比如父母的经济状况，兄弟姐妹数等，因而将父母的个人信息及家庭特征作为分层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以消除上述某些共同特征产生的相关性。其次从老人角度来看，家庭内部所有子女的代际支持总量构成了老人的代际支持，多个子女的代际支持的总体与父母进行代际交换，因此老人角度下各项代际支持不存在相互影响和牵制，即因变量之间无相关性和共线性；而子女为老人提供代际支持时会根据各自的客观条件进行分工，同一家庭的子女之间代际支持相互影响，并且由于老年父母所能提供的资源有限可能会导致不同子女之间相互竞争的关系。即因变量家务照料和起居照料会有严重的相关性和共线性，因此在以子女角度建立的回归模型中只用提供和获得起居照料进行分析。

4.2 以老人为对象的家庭养老分析

4.2.1 老年人经济支持回归分析

（1）回归结果

①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

表 4.1 中的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子女→父母）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人口特征方面，年龄越大，收入越低，生活自理能力越差的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越多；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会随其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和家务帮助显著的增加，并且老人与子女之间的情感交流越密切老人从子女处获得的经济支持会越多；老人从外出子女处获得

的经济支持要显著的高于本村子女；隔代居住和提供孙子女照料对老人获得经济支持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但是仅与孙子女隔代居住对老人从子女处获得经济支持的增加更大。

②老年人提供的经济支持

老年人提供的经济支持（父母→子女）的回归模型中，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加给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逐渐减少，教育状况良好和有经济收入的老人给子女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与其从子女处获得的经济支持和家务帮助呈正向的相关性；此外老年人给外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要远远的高于本村子女。

（2）讨论

表 4.1 关于老年人经济支持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方式具有互动性，代际间资源的流动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流动。老人为子女提供给的经济支持越多，其从子女处获得的经济支持也会越多，假设 H1 的得到部分验证。这也符合 Cox D 提出的交换模型，家庭成员之间的代际交换是按“投桃报李”的原则进行的^[21]。随着老年父母年龄的增加，身体状况的下降以及所得到劳动收入的减少会使得子女给与老人更多的经济支持。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家庭犹如一个合作的群体，家庭中的资源会流向最需要帮助的人，因而状况较差的老人会得到子女更多的帮助；在以“孝文化”为根本的中国农村，更体现出随着年纪的增大，老年父母在整个家庭代际支持中的核心地位。

劳动力外流使得年轻子女的经济支持能力有所提高，从而给与老人的实际经济支持会增加，提高了老人的经济保障。模型中可以看的出外出子女在经济支持方面给与老人的要远远大于本村子女。其次，外出子女和老人的居住距离较远，而未外出的子女会经常回家探望老人。由于情感支持是代际间交流的重要桥梁，外出子女因为不能及时给老人提供生活上的帮助，不知从何表达自己的情感支持，从而会给与更多的经济支持予以弥补。

从家庭战略的角度来看老年人为子女提供孙子女照料和仅与孙子女隔代居住都会提高子女的回报能力，特别是仅与孙子女隔代居住引起经济支持的增加量及显著性更大一些，部分验证了假设 H3。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孙子女是联系老年父母和年轻子女的一个重要桥梁，祖辈和父辈都是为了下一代更好的成长。为子女提供孙子女照料而获得的经济支持或许是由于子女基于交换，互惠的因素而提供的，但仅与孙子女隔代居住老人承担了孙子女的监护人的角色，子女外出打工使经济水平有所提高，他们会给予老人更多的经济支持，一方面出于对老人的赡养责任，一方面出于对自己下一代的关注，因此本文推测这部分经济支持中会有部分从老人流向孙子女。

家庭内部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两代人之间在经济上的双向支持和交换，不仅仅具体表现为经济上的互换、家务上的帮助和情感上的安慰以及家庭特征等方面。因此，在老

年人提供的经济支持（父母→子女）的回归模型中的解释程度不够高，其原因可能是老年人在考虑给与子女经济支持时更多的是限于自身资源，考虑传统观念，感情亲疏、道德舆论等其他因素。

4.2.2 老年人日常照料回归分析

（1）回归结果

①老年人获得的日常家务照料

从老年人获得的家务照料（子女→父母）回归结果来看，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的家务照料越多，子女给老人的同类的回报也越多；并且老年人获得子女的家务照料可以促进代际间的情感交流；从居住距离和居住安排上来看，老人从本村子女处获得的家务照料远大于从外出子女处获得的，三代同住的居住形式下老人会获得更多的家务照料；身体状况不好的老人会获得更多的家务照料，在获得家务照料的同时得到的起居照料也会增加。

②老年人提供的日常家务照料

老年人提供的家务照料（父母→子女）回归分析模型中，老年人提供的家务照料和其获得的经济支持以及家务照料正向相关；提供家务照料和代际间的情感支持也成同向的关系，老年人和子女的关系越融洽提供的家务照料越多；有外出子女的老人提供的家务照料明显少于有本村子女的老人。

③老年人获得的生活起居照料

老年人获得的生活起居照料（子女→父母）回归分析模型中，老年人获得家务照料和获得生活起居有同增同减的相关性，而与提供经济支持和家务帮助呈负相关；本村子女提供的起居照料多于外出子女；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越差获得的起居照料越多，随着年龄的增加获得的生活起居照料会不断的上升；有配偶和受过教育的老年人更倾向于从配偶处获得起居照料，而很少接受子女提供的生活起居照料。

④老年人提供的孙子女照料

从老年人提供的孙子女（父母→子女）回归分析模型中可以看出，提供较多孙子女照料的老年人会从子女处获得较多的经济支持；由于客观原因，老年人给外出子女提供的孙子女照料多于本村的子女，特别是仅与孙子女隔代居住的老年人不得不承担起提供孙子女照料的责任；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身体状况的下降，其提供孙子女照料水平会逐渐下降。

（2）讨论

从以上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老年父母和子女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客观条件，为对方提供一定的帮助，提高彼此的福利从而使整个家庭的福利水平有所提高。代际间的支持体现着互助的精神，资源会根据需求留向最需要的地方。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加，身体

状况的逐渐下降，老人提供的支持下降，子女的支持随之增加。居住距离和居住安排也是影响日常照料的主要因素，由于居住距离客观的影响代际间生活照料的频率。从家庭战略合作来看，本村子女是为老人提供和接受老人生活照料的主要人选，子女的外出降低了子女和老人之间生活照料互动的频率。

表 4.1 关于生活照料的回归结果还可以看出，家务帮助和生活起居帮助在大体上对代际间的资源交换影响是一致的，但是老人和子女间的家务帮助交换更能促进代际间的情感支持，而生活起居却对情感的促进不明显。这主要是与生活起居帮助的特殊性相关，生活起居帮助暗含了会涉及到老人的隐私，过多的生活起居帮助会使对方感到厌烦，产生抵触的心理增加发生争执的可能性从而不利于代际间的情感交流。在回归分析中可以看出，有配偶和教育状况良好的老人从子女处获得的生活起居照料越少，究其原因是教育状况良好的老人更加注重个人隐私，有配偶的老人但需要起居照料时更倾向于想从配偶处获得起居照料而不愿意接受子女提供的起居照料。另外，生活起居照料这一变量还暗含着老人的身体状况不佳，当老人获得生活起居照料增加时，其获得家务照料，经济支持也会随之增加，提供经济支持和家务照料会随之减少，这不符合交换原则。同时也说明了，子女给老人提供支持是根据需要所定，而老人给子女提供支持是以自身状况所决定，因而假设 H2b 在生活照料方面未得到验证。

老年人提供孙子女照料使老人从子女处获得的经济支持大大提高，正如 Lebre 所说，三方互惠比两方互惠更能有效的促使双方遵守共同的规定^[52]。孙子女的加入强化了父母与子女的相互依赖关系，促使人们实践共同的代际交换逻辑。同时也说明了子女为老人提供经济支持一方面是在尽赡养老人的责任，一方面是出于希望提高其子女生活水平的考虑。本文推断，在隔代居住的情况下，子女为老人提供的经济支持很大一部分会在老人（家庭的中心）这进行资源再分配，而通过老人流向孙子女。

4.2.3 老年人情感支持回归分析

(1) 回归结果

表 4.1 关于老年人情感支持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越大的老人和子女之间的情感交流越多；情感支持水平和老年人获得家务帮助以及提供孙子女照料正相关，与老年人获得生活起居帮助成反相关；在居住安排上，三代同住和仅与孙子女隔代居住的老人得到的情感支持水平更多一些。

表 4.1 以老年人为对象的代际支持 OLS 回归模型估计值 (N=1224)

	经济支持		日常照料			情感支持	
			家务照料		生活起居照料		
	子女→父母	父母→子女	子女→父母	父母→子女	子女→父母	父母→子女	子女↔父母
代际支持							
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 (对数)		0.023*	-0.036*	0.068**	0.022*	0.360***	0.008*
老年人提供的经济支持 (对数)	0.004***		0.024*	-0.032	-0.010*	0.021	0.157
老年人获得的日常家务照料	-0.160**	0.181**		0.253***	0.847***	-0.177*	0.701**
老年人提供的日常家务照料	0.135**	-0.108*	0.112***		-0.065*	0.134*	0.158*
老年人获得的生活起居照料	0.064	-0.048	0.548***	-0.089*		0.260	-0.257*
老年人提供的孙子女照料	0.004*	0.003	-0.006	0.006	0.012		0.104***
情感支持	0.138***	0.063**	0.051**	0.016**	0.015*	0.159*	
子女状况							
本村子女 (不包括同住者): (1=有)	0.072*	-0.212	0.661**	0.357**	0.120**	0.162	0.225**
外出子女: (1=有)	1.092***	1.216***	0.017	-0.670*	-0.015	1.161**	0.702**
老人特征变量							
居住安排							
独居	0.282	-0.074	-0.435	-0.210	0.285	-0.032	0.917
仅与配偶同住	0.121	0.018*	-0.150*	-0.272	0.588	-0.451	1.312
三代同住	0.201*	0.098	0.684**	0.184**	0.563	1.561*	1.019**
仅孙子女隔代居住	0.443***	0.034	-0.038	0.134	-0.019	2.596***	1.912*
社会人口特征							
年龄 (岁)	0.043***	-0.022***	0.009	0.015***	0.017**	-0.040**	0.021**
性别 (1=男)	0.050	0.141	0.072	-0.063	0.176	0.127	0.226
婚姻 (1=有配偶)	0.155	0.471*	0.025	0.278***	-0.449**	0.857*	0.916
社会经济地位							
受教育状况 (1=上过学)	0.070	0.454***	0.127	0.068	-0.125*	0.515	0.281
职业 (1=农业)	0.262*	-0.044	0.800**	0.175	0.529	0.998	0.379
独立经济收入 (对数)	-0.011*	0.073***	-0.015**	-0.006*	-0.021*	-0.049*	-0.097*
健康状况							
生活自理能力 (ADL)	0.021**	-0.011	0.012**	-0.014	0.007**	-0.001	0.092*
R ²	0.913	0.521	0.915	0.925	0.889	0.793	0.865

注: 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状况、职业、居住安排为分类变量, 省略型为女性、不在婚、未上过学、非农业;

其它均为连续变量。*** p<0.001; ** p<0.01; * p<0.05; +p<0.1。

数据来源: 2009年“安徽省老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2) 讨论

家庭福利最大化不仅仅代表经济支持和机械支持的有效配置，情感支持在整个家庭中也占有重要的作用。情感支持不单单是语言上的支持，它是对代际间经济支持，家务照料等各种代际间交流的一种心理衡量。在子女提供实际支持的同时也提供了情感支持，回归结果显示，老人获得经济支持和家务帮助对代际间的情感支持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获得生活起居帮助反而不利于老人和子女之间的情感交流，也更加验证了关于生活起居帮助的回归结果，此处就不在赘述。

居住安排对家庭间的情感支持影响在于，独居或和配偶居住的空巢老人缺少和子女及孙辈沟通的机会，缺少子女的陪伴和生活照料，极易使留守老人产生孤苦、自怜等消极情绪，因而不利于老人和子女的情感交流。另外提供孙子女照料对促进代际间的情感交流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因为未尽孝的义务而趋于紧张，但是他们与孙子女之间的关系则少了回报义务的约束更多的表现出亲密的感情。孙子女是老人和子女之间沟通的一个重要桥梁，也是整个家庭发生矛盾时的一个润滑剂，潜在的影响整个家庭的情感交流。

4.3 以子女为对象的家庭养老分析

4.3.1 子女经济支持回归分析

(1) 回归结果

① 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

表 4.2 关于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子女→父母）的回归结果显示，子女为老人提供的经济支持水平受到从父母那获得的经济帮助水平的显著影响，获得较多帮助的子女会给老人提供更多的经济回报；获得较多孙子女照料的子女倾向于给老人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与老人情感融洽的子女会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

从子女个人的状况来看，婚姻状况越好，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子女会给老人提供越多的经济支持；居住距离也显著的影响子女为老人提供经济支持的水平，居住距离越远，子女提供的经济帮助会越多。

② 子女获得的经济支持

子女获得的经济支持的（父母→子女）回归分析模型中，提供经济支持越多的子女从老人那获得的经济支持也会越多；代际间的感情越好，子女获得的经济帮助越多。年龄稍大一些，教育状况好的子女获得的经济支持相对少一些；和老人居住距离远的子女获得的经济支持少，也说明了居住距离在客观上影响了代际间的经济交换。

③老年人对子女经济支持行为的影响

老年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在模型中消除了家庭共同特征产生的相关性。回归模型显示，有独立经济收入，身体状况好的老人对外界帮助的需求较小，子女提供的经济帮助较少；受过教育的老人会给子女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性别方面显示，女性老年人倾向于从子女处获得经济支持，而男性老年人倾向于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2）讨论

对子女经济支持的回归结果说明家庭对子女的投资是减少父母晚年养老不确定性的长期策略。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子女会给老人提供越多的经济支持，这都依赖于父母早先提供给他们的资源^[53]；子女在外出打工后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和更好的生活状况时会给老人提供更多的经济帮助，从而提升整个家庭的福利状况。情感支持是老人和子女之间提供和获得经济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提供还是获得经济支持，情感支持都在其中起着促进作用。

模型中看出和老人居住距离较远的子女反而给老人提供的经济支持较多，其原因可能是，虽然本村的子女给老人提供经济支持的频率较高，但价值总量不高，都以食品，礼物为主。而距离较远的子女，主要是外出打工人员，他们离开农村在城市中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收入，虽然居住距离阻碍了代际间的经济交换的频率，但是他们在每一次交换中的价值总量很大。

子女给老人提供和获得的经济支持水平都显著的受到老人从子女处获得和提供的经济帮助水平，表明了代际间的经济交换是双向互动的。但是在数值上差异很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用桂世勋提出的“填补”理论来加以解释^[54]。该理论认为，子女的净经济供给总金额，大体相当于“填补”年老父母维持正常生活所需的金额与其各种非子女经济供给金额之间的“缺口”。子女会根据老年父母的这个“缺口”来为父母提供支持。模型中子女为老人提供经济支持水平的多少受到其从老人处获得的经济帮助影响不大，而老人为子女提供的经济帮助多少显著的受到其从子女处获得的经济支持总量，部分验证了假设 H4。也就是说子女都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他们是根据老人的需求来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而老年人因为大多数经济收入能力有限，其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多少绝大部分取决于子女给与老人的经济支持总量。

4.3.2 子女日常照料回归分析

（1）回归结果

①子女提供的日常家务照料

子女提供日常家务照料（子女→父母）的回归结果显示，获得较多日常家务照料的子女也会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家务帮助，为父母提供较多生活起居帮助的子女也会同时为老年人提供较多的日常家务照料；代际间的情感支持可以促进子女给老人提供的日常家

务照料；居住距离较远的子女给老人提供的家务照料会比住的近的子女少；教育状况较好的子女由于有较好的教育背景离开农村居住在城市里因此为老人提供的家务照料也会减少。

②子女获得的日常家务照料

表 4.2 关于子女获得的日常家务照料（父母→子女）的回归结果显示，子女获得的家务帮助明显的受到其为老人提供日常照料的影响，获得较多日常照料的子女通常也为老人提供较多的家务帮助；子女在获得日常家务照料的同时也会获得较多孙子女照料的帮助；子女为老人提供生活起居帮助与子女获得日常照料水平呈显著的相反关系；婚姻状况较好的子女从老人处得到的家务帮助较少。

③子女提供的生活起居照料

子女提供生活起居照料（子女→父母）的回归结果显示，获得较多日常照料和孙子女照料的子女给老人提供的生活起居照料较少；生活起居照料水平和家务照料水平存在的同向的影响关系；女儿倾向于给老年父母提供更多的起居照料，婚姻状况较好的子女给老人提供的起居照料较少；受到居住距离的限制，居住距离较远的子女给老人提供的起居照料较少。

④子女获得的孙子女照料

表 4.2 关于子女获得的孙子女照料（父母→子女）的回归结果显示，获得越多日常家务照料的子女会相应的获得较多的孙子女照料；老人和子女之间情感亲近会促使老人给子女提供更多的孙子女照料；受教育水平高的子女获得的孙子女照料较少。

⑤老年人对子女日常照料行为的影响

有配偶的老人更愿意从配偶处获得日常照料，因而从子女处获得的日常照料较少；教育状况好，经济收入较多的老人获得子女提供的日常照料较少同时为子女提供的日常照料帮助也较少；身体状况越好的老人给子女提供的帮助越多。

表 4.2 以子女为对象的代际支持多层线性模型估计值 (N=1224)

层一变量	层二变量	经济支持		日常照料		情感支持		↔
		子女→父母	父母→子女	子女→父母	父母→子女	子女→父母	父母→子女	
代际支持								
子女获得的经济支持 (对数)		0.133***						0.188*
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 (对数)			0.639***					0.417**
子女获得的日常家务照料				0.236		-0.199*	1.052***	
子女提供的日常家务照料					0.092*	0.217**	-0.203*	
子女获得的孙子女照料		0.668**	0.253*	-0.293***	0.559***	-0.364***		0.265**
子女提供的生活起居照料		0.137	-0.052	0.228**	-0.665*		0.265	-0.374*
情感支持		0.289**	0.434**	0.051**	0.031	-0.017	0.446***	
子女状况								
年龄 (岁)		-0.024	-0.072**	0.008*	0.039	0.048	-0.013	0.048
性别 (1=男)		0.617*	-0.778*	-0.050	0.007	-0.033**	-0.079	0.286
婚姻 (1=未婚)		1.029**	0.105	0.026	-0.136+	-0.148**	0.137	-1.353**
职业 (1=未工作)		0.028	-0.347	0.007*	0.159**	0.514	-0.196**	0.043
受教育状况 (1=未上过学)		0.479***	-0.441***	-0.034*	0.027	0.210+	-0.235**	0.499***
居住距离 (1=同住)		0.237**	-0.245**	-0.075***	-0.008	-0.014***	-0.099*	0.109
老人特征								

年龄 (岁)	-0.014	0.062*	0.034	-0.017*	0.044**	0.024	0.066*
性别 (1=男)	-0.994***	1.173***	0.600	-0.232	0.439	-0.207*	0.344
婚姻 (1=有配偶)	-0.024*	0.237	-0.575**	-0.005	-0.652*	0.242	0.875***
职业 (1=农业)	-.729	0.502	1.483**	0.041	1.400*	0.188	-0.318
受教育状况 (1=上过学)	-0.259	-1.520***	-0.433*	0.150	-1.24***	0.636	1.200**
独立经济收入 (对数)	-0.049**	-0.034	0.029	-0.007**	-0.094**	0.022	0.045**
ADL	0.352**	0.019	0.023*	0.002	0.007	-0.018**	0.525***
方差成分 (随机效应部分)							
截距 U0	0.042***	0.027***	0.533***	0.726***	0.305***	0.128***	0.221***
层一 R	0.865	0.834	1.051	0.167	1.108	0.971	0.818

注：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状况、职业、居住安排为分类变量，省略型为女性、不在婚、未上过学、非农业；其它均为连续变量。*** p<0.001; ** p<0.01; * p<0.05; +p<0.1。

数据来源：2009年“安徽省老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2) 讨论

从回归结果来看，代际间的日常照料交换不同于经济支持交换。代际间经济的交换反映出“提供的多，回报的多”的互换原则，而老人提供日常照料帮助主要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子女为老人提供和获得日常照料帮助主要取决于老年父母的自我身体状况，身体状况差的老人获得子女提供的日常照料较多，提供给子女的日常照料较少。日常照料包括生活起居照料和家务照料两方面，两者有一定的相关性。在老人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老人和子女之间的家务照料帮助是互动的。但是生活起居照料暗含着老人的身体状况的好坏，一般情况下，老年人不愿意子女为自己提供生活起居照料，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会依靠子女。因而获得较多起居照料的老人，也会获得更多的家务照料，提供孙子女照料的老人也会提供更多的家务照料。

其次，居住距离是影响子女与老人之间日常照料交换的主要因素。家庭战略的目标是要达到整体最优原则，由于居住距离的加大，加重了子女为老人提供日常照料的成本，因此与老人距离较近的子女成为提供日常照料的最佳人选；并且家庭战略具有全员参与性的原则，距离较近的子女肩负起照料老年父母日常生活的责任，而距离较远的子女则相应的会给与老人更多的经济支持。验证了假设 H5。

情感支持水平对子女为老人提供家务照料和子女获得孙子女照料显得尤为重要。老人和子女之间关系的融洽会促使子女愿意为老人提供更多的生活照料，以及获得老人提供的更多照料孙子女的帮助。另外，文本发现受教育水平高的子女获得的孙子女照料反而较少。可能的解释是，教育水平较高的子女一般都离开农村，在城市有稳定的收入和工作，空间的距离阻碍了子女从老年父母那获得孙子女照料的机会；教育水平较高的子女因为自身接受了较好的教育，接触了城市文化，更迫切的希望提供给下一代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教育水平，因而减少了从老人处获得的孙子女照料。

4.3.3 子女情感支持回归分析

(1) 回归结果

①子女的情感支持

子女角度的情感支持分析结果表明，子女和老人之间的经济支持交换越多，代际间的情感越密切；子女获得孙子女照料可以促进老人和子女之间的情感交流；已婚有配偶的子女与老人的情感交流没有未婚子女情感融洽；受教育水平高的子女与老人的情感较为融洽。

②老年人对情感支持的影响

老年人的特征对其与子女之间的情感交流有着重要的影响。年龄较大的老人与子女的感情更为和谐；婚姻状况较好和教育状况较好的老人与子女的感情更亲近；身体状况不好的老人更依赖于子女提供的帮助，与子女的感情交流更多。

(2) 讨论

代际间的经济支持，日常照料的交换可以促进老人和子女的感情，使代际间的感情更为融洽，子女也可以获得和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获得孙子女照料的子女和老人的情感更为融洽，可能是由于提供孙子女照料的老人，一般身体状况要优于未提供孙子女照料的老人，并且自身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对感情支持水平判定的起点要高一些；老人在照料孙子女的同时获得了更多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并且得到了满足感和精神慰藉，因而和子女的关系更为融洽。

从子女的个体状况来看，已婚并且和配偶住在一起的子女和老人的感情不如未婚的子女。这一方面和农村老人的传统观念有关，认为子女的配偶不如子女亲近，一旦结婚后由于配偶等原因会增加代际间摩擦冲突，另一方面由于老人年纪的增加，较少的接触新鲜事物，子女在进行感情交流时更愿意选择和配偶交流而不是老年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子女因为教育水平较高和老人的感情更融洽，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变成了内在的习惯”^[36]。

随着老年人的年龄增大，身体状况的下降，在传统的影响和监督下，子女会更多的为老年父母尽孝，使代际间的关系更为融洽。自身条件较好的老人和子女间的关系较和谐，良好的自身条件状况会使老年人有较高的心理福利，从而影响代际间的情感交流。另外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年人和子女的情感支持水平较好，或许是由于处于“面子”上的考虑而高估了和子女的情感支持水平。

4.4 本章小结

有关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的分析的具体假设的验证情况见表 4.3 显示。在日常照料方面老年人无论获得还是提供生活照料都取决于老年父母的身体状况。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人父母身体状况有所改变，身体状况良好的老人倾向于为子女提供更多的日常照料，需要获得子女日常照料的老人由于自身条件所限无法为子女提供更多的日常照料，因为代际间生活照料支持的流向尚不明确，假设 H2b 未通过验证。本章的其他假设都通过了验证，此处不再赘述。

表 4.3 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研究假设的验证情况

研究假设	验证情况			
	经济支持	家务照料	起居照料	情感支持
H1: 经济条件和身体状况较好的老人为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较多；相反，经济条件，身体状况较差及离婚丧偶的老年人从子女处获得的代际支持较多。	通过	通过	通过	/
H2a: 经济支持主要从子女流向老人。	通过	/	/	/
H2b: 生活照料主要从子女流向老人	/	未通过	未通过 (依老人 身体状况 而定)	/
H3: 提供孙子女照顾可以加强老人和子女之间的情感交流，并且老人提供孙子女照料特别是隔代居住的老人会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	通过	/	/	通过
H4: 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代际支持的动机是基于老年人的需求，而老年人为子女提供代际支持是基于自身能力以及所拥有的资源。	通过	通过	通过	/
H5: 外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高于本村的子女，本村的子女提供的日常照高于外出子女。	通过	通过	通过	/
H6: 得到孙子女照料的子女，会给与老人更多的经济支持并且可以促进代际间情感交流	通过	/	/	通过

子女迁移后打破了原有了家庭代际支持的资源配置，调整了整个家庭的代际支持行为，但从本章对老年人和子女两个角度的分析来看，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依然符合合作群体模型，家庭会寻找最优战略到达家庭福利最大化。1) 代际间的资源的流动具有双向的互动性，从家庭战略角度出发，家庭内最需要帮助的人得到的支持最多，代际间资源的转移改善了整个家庭所有成员的福利。2) 由于子女外出后经济状况、价值观念有所改变，家庭内部间会寻求一种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战略模式进行分工。老年人会获得外出子女的更多经济支持，相应的也会为子女提供更多的回报，但是这种回报是基于

自身能力为前提。同时子女之间的分工也会有所改变以寻求更有效的资源配置。

出于对整个家庭福利水平的提升及家族延绵和责任伦理等家庭道德的影响，老年人承担了子女外出后照料孙子女的责任。这一状况改变了以往代际间的情感交流，同时也引起了子女对老人更多的经济支持。孙子女作为家庭战略的一部分，对老年人和子女间的情感交流有着正向的加深作用，使得代际间的感情更为融洽。

最后，劳动力外流对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有着深刻的影响。第一，子女迁移改变了代际间原有的资源配置，老人作为家庭的中心所获得的代际支持资源有所改变。第二，由于外出子女的增加，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模式有所改变。虽然最终达到新的家庭整体战略最优，外出子女会提供更多的经济帮助来换取本村子女提供更多的生活帮助，但是空间距离会阻碍了子女对老人的生活照料及情感交流。第三，留守的孙子女改变了老年人和子女之间的代际交换。老人从照顾孙子女中得到了更多的满足感及精神慰藉，弥补了因为成年子女外出而缺少的情感支持，子女也会因为获得孙子女照料而给与老人更多的经济支持。

5 劳动力外流下农村老人心理健康研究

本章是本文核心章节之一，是对本文分析框架相应内容的验证。本章是与第4章劳动力外流下农村老人家庭养老研究相并列的核心章节，共同构成本文实证部分的主体。本章在上一章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由于劳动力迁移引起代际支持和居住安排的变化对老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情况。

5.1 研究设计

5.1.1 研究框架和研究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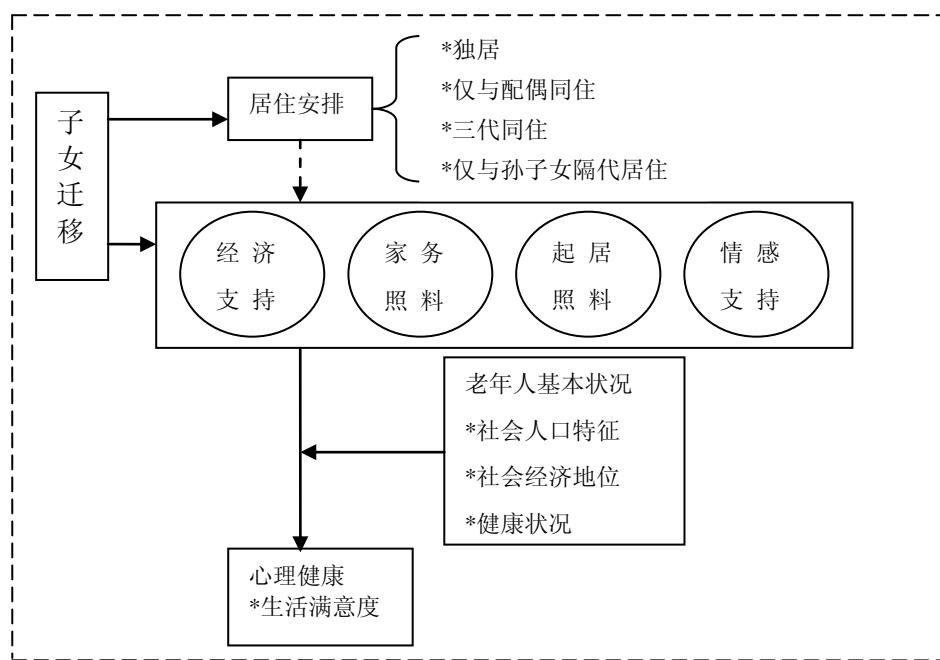


图 5.1 劳动力外流下农村老人心理健康研究的分析框架

现阶段我国农村的正式养老体系尚不健全，子女提供的家庭养老仍是老年人在丧失劳动力之后赖以生存的基础，然而随着大量的劳动力外流改变了原有的家庭养老方式进而影响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在理论综述部分已经提到，劳动力迁移可能引起以下几点变化：1) 子女经济收入的变化，2) 家庭结构的变化，3) 养老观念的变化，进而影响老年人福利和健康状况。目前大多数研究多集中在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理健康的影响上，很少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本章在结合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分析居住安排的改变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何影响？代际支持资源的改变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何影响？居住安排，代际支持以及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之间有何内在联系？因

此本章的研究目标是：在上一章的基础上，分析由于子女迁移引起代际支持的变化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情况。

5.1.2 研究假设

随着城市化和大量的人口迁移，改变了农村老人居住安排的传统模式，进一步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居住在不同居住方式下的农村老年人意味着他们拥有不同的正式与非正式支持^[55]。独居或居住在空巢家庭的老人由于缺乏紧急援助，情感交流等非正式支持，容易产生孤独等消极情绪，降低了其生活满意度。居住安排通过不同的家庭结构进而调节代际支持间的关系来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16]，三代同住的家庭中，老人可以感受到更多的家庭支持，情感和精神上的支持，会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正向的提升作用。在隔代家庭中，因为外出子女可能为老人提供更多的经济回报，从而能够提升老人的生活质量，改善了老人的心理健康。因此，本章提出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假设如下：

- H1：独居的居住安排会降低老人的生活满意度。
- H2：仅与配偶同住的居住安排会降低老人的生活满意度。
- H3：三代同住的居住安排会提高老人的生活满意度。
- H4：仅与孙子女隔代居住会提高老人的生活满意度。

大量子女离开家庭和土地外出打工，改变了老年人可获得的代际支持资源。目前，农村老人仍依赖于子女的经济供养，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水平决定了老人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同时也体现了子女的孝敬，从而使老人感觉到人生最终目标的实现，因此，获得经济支持对老人的心理健康尤其重要。子女外出打工留下留守儿童，老人就不得以承担起照顾孙子女的责任，虽然照顾孙子女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老人的生活负担，但是老人从照顾孙子女中能得到了更多的满足感及精神慰藉，弥补了因为成年子女外出而缺少的情感支持。因此，本章关于代际支持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假设如下：

- H5：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能够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 H6：老年人提供孙子女照料能够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5.1.3 变量测量

（1）因变量

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是指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生活质量做出的主观评价。研究表明，生活满意度不仅反映生活质量的好坏，而且更反映个人对于生活质量的认知和感受，也是目前测量老年人对自身生活状况主观感受的心理健康状况常用的方法之一^[56]。根据理论背景和本章的研究目标，选取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指标，其测量方法如下：

通过使用生活满意度 (Life Satisfaction) 量表来评价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量表包括如下 8 个问题：(1) 和大多数人相比，您的生活比他们好？(2) 您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3) 您发现自己做的事情有意思吗？(4) 这几年是您这一生中最好的日子吗？(5) 如果能够再来一次的话，您是不是也不愿以改变您过去的人生？(6) 您觉得自己做的大部分事情枯燥吗？(7) 您觉得自己老了，日子过的很累吗？(8) 您觉得自己的一生大部分是符合自己的愿望吗？答案采取二级测量标准—“是” / “不是”，其中第 5、6、7 问题的方向与其它问题相反。将各问题得分累加得到生活满意度得分，量表取值范围为 8~16，得分越高表示老人的生活满意度越好。量表 Alpha 信度系数为 0.82，表明样本量表稳定性较高。

根据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在本章的研究中将自变量设置为老年人接受和提供的经济支持，家务照料，起居照料和情感支持；社会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健康状况以及居住安排。其定义和测量方法和第四章相同，此处不再赘述。

5.2 不同居住安排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1) 回归结果

表 5.1 中的模型 1 从老年人的社会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健康状况对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做了多元回归分析。模型 2 在剔除了其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只考察居住安排对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显示，老人的年龄，社会经济特征，健康状况都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机能的衰退、配偶的去世都会降低老人的生活满意度；独立经济收入较高和受教育水平良好的老人具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生活自理能力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独居会显著的降低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仅与孙子女隔代同住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正向的提升作用；仅与配偶同住及三代同住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

(2) 讨论

无论何种居住方式下，老年人的个人社会经济特征都对其生活满意度有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年龄的增加，身体机能的衰退、配偶的去世都不利于老人的生活质量；受教育水平高的老人生活满意度较好，可能由于读书、看报的原因，老人的情绪可以保持良好状态；身体状况较差的老人由于需要子女或他人的照料，会促使老年人产生自己无用和衰老的意识，因而不利于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独居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较低，虽然老人生活的自由度是老人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57]，但是由于年龄的增加、身体健康状况的下降、劳动能力的下降，老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实质性的帮助及精神慰藉。独居老人很大部分是被迫选择独居这种居住方式，由于缺少亲人的陪伴，子女的生活照料，极易使留守老人产生孤苦、自怜等消极情绪，因而独居的老人生活满意度最低。

是否拥有社会互动和支持已被证明是衡量老人对生活满意和感觉幸福的重要指针之一^[58]。居住在主干家庭的老人占有主导的地位，这样的家庭结构老人不觉得他们是孤独的，老人可感觉到的家庭支持，情感和精神上的支持，会让老人感受到更多的尊敬和孝顺从而会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正向的提升作用；但是代际之间接触过多容易侵犯对方的隐私，而且容易发生代际间的冲突，从而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劳动力外流使得隔代同住这种家庭结构逐渐增多，虽然老人从成年子女处获得的生活帮助，情感支持较少，可能会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但是由于提供孙子女的照顾，老人从照顾孙子女中得到了更多的满足感及精神慰藉，弥补了因为成年子女外出而缺少的情感支持，因而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一定的提升作用。

5.3 各项代际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1）回归结果

模型 3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有关了代际支持的变量，结果表明老人从子女处获得及提供代际支持都可以提升老人的生活满意度；老人从子女处获得和提供经济支持都能够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并且获得经济支持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更大一些；为子女提供家务照料和孙子女照料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正向的影响；代际间的情感交流对促进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模型 3 加入代际支持相关变量后，显示年龄越大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越高，与剔除其他因素只考虑老人个体状况时完全相反，说明当将家庭因素考虑在内时，农村老年人在家庭中显示出“老则贵”的传统尊老观念。

（2）讨论

表 5.1 中结果显示，代际间的双向经济支持，老人为子女提供孙子女照料以及代际间的情感支持都能显著的提高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代际交换所遵循的规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交换，代际交换是由情感联系和受道德制约的，是有良心估算与社会评价的。因而情感支持在代际间的交换中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代际间良好的情感支持会显著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按照中国传统养老文化，老人获得成年子女的经济赡养体现了老人教子有方，实现了老人“养儿防老”的夙愿，并得到了传统养老习俗的认可，从而老人富有成就感，提升了老人生活掌控感和社会交换感，从而使老人拥有良好的心理健康。老人为成年子女提供孙子女照料，一方面反映了老年人身体状况尚可，提供孙子女照料可以提升老人在整个家庭中的主导地位，不会让老年人产生自己衰老无用的消极情绪，一方面老人对孙子女的疼爱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上的补偿，因为孙辈的加入使老人和子女间的关系趋于对称，这种对称会使老年人在心理上有一种满足感，从而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正向的提升作用。

老年人从子女处获得起居和日常家务照料与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性关系，可能是因

为老年人接受子女的生活照料暗含了老人的健康状况不好，虽然接受子女的生活帮助使老年人感受到了到自己实现了“养儿防老”的人生目标，但是随着身体机能的衰退在接受子女帮助的同时也会使老年人产生自己“不中用”的消极想法；生活起居照料有其特殊性，过多的生活起居照料会使老年人缺乏隐私空间，代际间的摩擦和争吵会增多，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又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表 5.1 劳动力迁移下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分析的 OLS 回归模型 (N=1224)

自变量	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常数项	15.517***	13.096***	10.625***	10.267***
居住安排				
独居		-0.446***		-0.328***
仅与配偶同住		0.317*		0.236
仅孙子女隔代同住		0.490**		0.404**
三代同住		0.229*		0.383
代际支持				
获得经济支持 (对数)			0.362**	0.226**
提供经济支持 (对数)			0.166*	0.296
获得日常家务帮助			0.377	0.161
提供日常家务帮助			0.664*	0.515
获得生活起居照料			0.045	0.022
提供孙子女照料			0.167**	0.135**
情感支持			0.592**	0.509***
社会人口特征				
年龄 (岁)	-0.079*		0.231	0.221*
性别: (1=男性)	-0.211		-0.490	-0.486
婚姻状况 (1=有配偶)	0.193		1.618	1.036
社会经济状况				
受教育状况 (1=上过学)	0.334*		0.401*	0.449
职业: (1=农业)	-0.565*		-0.618*	-0.518
独立经济收入 (对数)	0.095***		0.301*	0.270**
健康状况				
生活自理能力	-0.343***		-0.342**	-0.365***

注：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状况、职业、居住安排为分类变量，省略型为女性、不在婚、未上过学、非农业；其它均为连续变量。 *** p<0.001; ** p<0.01; * p<0.05; +p<0.1。

5.4 居住安排和代际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共同影响

(1) 回归结果

模型 4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了不同的居住安排，从回归的结果来，在加入居住安排相关变量后，受教育状况和职业对生活满意度的显著性消失，而获得情感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显著性加强，也就是说加入居住安排后抵消了老人不同经济特征的影响而使得家庭中代际间的支持影响更为显著。代际支持方面，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和提供孙子女照料依然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

(2) 讨论

由于居住安排在结构上与代际支持的途径与内容相关^[59]，不同居住安排形成不同的家庭结构，影响老年人获得家庭成员的养老支持，从而影响其生活满意度。从表 5.1 来看，加入各项居住安排后使得受教育状况和职业对生活满意度的显著性消失，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方面的代际支持显著性并未发生改变，而获得情感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显著性加强。不同的居住安排形式通过影响子女与老人之间的代际交换特别是情感支持从而影响老年人的心理福利。良好的情感支持能使老年人感知到潜在的实际支持、增强其安全感和对未来的信心，提升了其角色掌控感^[60]，从而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不同的家庭结构下，老年人获得的情感支持有所不同，子女的生活家务帮助可以促进对老人的情感支持，因而其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方向是一致的。独居老人因为从成年子女那获得的较少的代际支持，容易产生孤独等消极情绪；空巢老人从子女处获得较少的代际支持但是由于老年配偶的陪伴缓解了此方面的不足，并且避免了过多的代际接触；在三代同住家庭中，老人会获得更多的生活照料，进而拉近老人和子女之间的感情，会使老人获得更多的感情支持，感受到更多家庭的温暖；隔代这种特殊的家庭结构，虽然老人从成年子女处获得的生活帮助，情感支持较少，降低了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但是由于提供孙子女的照顾，老人从照顾孙子女中得到了更多的满足感及精神慰藉，弥补了因为成年子女外出而缺少的情感支持，因而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正向提升作用。

5.5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研究子女迁移对老年人居住安排及代际支持的改变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在控制了老年人社会经济特征以及人口特征等因素后，通过回归分析，验证居住安排以及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假设。有关子女迁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析的具体假设验证情况见表 5.2 显示。

表 5.2 子女迁移对心理健康影响研究假设的验证情况

研究假设	验证情况
H1: 独居的居住安排会降低老人的生活满意度。	通过
H2: 仅与配偶同住的居住安排会降低老人的生活满意度。	未通过
H3: 三代同住的居住安排会提高老人的生活满意度。	未通过
H4: 仅与孙子女隔代居住会提高老人的生活满意度。	通过
H5: 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能够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通过
H6: 老年人提供孙子女照料能够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通过

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大部分来自于家庭的支持，由于大量子女的迁移改变了老年人原有的居住方式及可获得的代际支持资源。分析发现不同的居住安排主要通过影响代际间的情感支持进而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独居老人缺乏精神慰藉，生活照料，子女外出打工与老人相处的时间减少，忽略了与老人的情感交流，因而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最低；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年老时应该儿孙满堂，享天伦之乐，因为三代同住的居住安排下老人在精神上得到满足，但是由于三代同住代际间的频繁接触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而三代同住的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不显著；老人和孙子女同居，不仅弥补了因为子女不在身边的情感空虚，而且因为孙子女的加入使老人和子女之间的代际关系趋于平衡，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明显的提高作用。

6 结论及展望

6.1 主要结论

本文在综述国内外已有的家庭养老理论等研究基础上，从战略视角分别从父母和子女角度分析家庭内部代际资源的流动，进而分析不同的家庭养老状况对老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的，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基本符合合作群体模式。家庭犹如一个合作的群体，整个家庭会寻找一种最优的战略组合从而达到家庭福利最大化，家庭成员之间会寻求一种“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方式进行资源交换。子女外出后改变了原有的家庭代际资源分配，并且改变了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模式。由于居住距离的增加，提高了外出子女提供生活照料的成本，因此外出子女会为老人提供更多的经济帮助来换取本村子女提供更多的生活帮助。并且发现子女为老人提供支持是基于老人的需求情况，而老人为子女提供支持是基于自身的能力。

第二，在中国农村老年人仍然处在家庭的核心地位，老年人对子女的投资提高了子女的回报能力，进而提高了整个家庭的福利水平。子女向父母提供支持的能力依赖于父母早先提供的资源，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收入较好的成年子女为老人提供的代际支持较多和老人的情感更近。老年人的个体特征会显著的影响到子女对老人提供和获得的代际支持情况，有独立经济收入，身体状况好的老人从子女处获得的代际支持较少，反而给子女的帮助较多，有配偶的老人更愿意从配偶处获得照料，婚姻状况较好和教育状况较好的老人与子女的感情更亲近，整个家庭的氛围相对和谐。

第三，留守的孙子女作为家庭战略的一部分改变了老年人和子女之间的代际交换及老人的健康状况。出于对整个家庭福利水平的提升及家族延绵和责任伦理等家庭道德的影响，老年人承担了子女外出后照料孙子女的责任。子女外出后改变了老人的居住安排模式及可获得的代际支持资源，老人从照顾孙子女中得到了更多的满足感及精神慰藉提升了其生活满意度，弥补了因为成年子女外出而缺少的情感支持，子女也会因为获得孙子女照料而给与老人更多的经济支持。

第四，现阶段我国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大部分来自于家庭支持，大量子女的迁移改变了老年人原有的居住方式及可获得的代际支持资源。不同的居住安排通过影响代际支持进而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着显著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空巢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最低，仅和孙子女同住的老人因为孙子女的加入使老人和子女之间的代际关系趋于平衡，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明显的提高作用，而三代同住的居住方式并不能显著的提高老人的生活满意度。

6.2 政策建议

通过对研究结果的分析与整理,结合我国农村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以及劳动力外流的现实背景,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希望通过本研究可以真实的反映现阶段我国农村老人的家庭养老状况,也希望可以为社会及政府改善农村老人生活质量提供决策基础,为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尽一些绵薄之力。论文提出的建议如下:

(1) 大力宣传我国“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强化家庭养老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年轻人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逐渐弱化了家庭养老的功能以及农村老年人在家中的主导地位。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在所有的国家中,都是社会成员最重要的福利资源。任何在家庭以外建立起来的正规的社会保护制度都不能取代家庭的功能和责任^[61]。因而应加强传统的以“孝道”为基础的文化建设,使家庭养老发扬光大。文化建设是提高人们道德水平和思想觉悟的基本前提,是保证家庭养老功能的重要条件。

(2) 改变以往“养老”就是奉养老年人的观念。传统的观念认为“养老”就是赡养老人,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的减退老年人逐渐被认为是整个家庭的负担。但老年人在可以自理的情况下也可以为家庭继续做贡献,发挥自己在整个家庭中的作用。改变传统的赡养老人的观念,让老人在年老时不要失去自己的社会角色感,不让老人感到自己已经年老无用,可以大大提升老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代际间的和谐共处。

(3) 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现阶段我国农村老人养老主要依靠子女赡养,绝大部分经济支持来源于子女,导致老年人对子女的过分依赖。加大对农村养老的财政投入,使老年人有更多的独立经济收入,冲破对子女的过度依赖。提高农村老人的经济独立性应加大养老金的投放,提高农村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使养老保险能够保值增值。

(4) 开展农村社区养老。家庭养老在任何时候都是养老体系的基础,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帮助和精神慰藉是其他人员和机构所不能代替的。社区养老能够较大限度地改变敬老、爱老的社会氛围“淡化”的倾向;可以让老人在不远离家庭的情况下,在熟悉的环境中就可以得到照顾极大的减轻子女的负担,并且可以拓宽老年人的社交范围,增加老年人与外界的沟通从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6.3 论文进一步工作

论文虽然对劳动力外流背景下中国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及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受实证数据的限制还有一些不足,有待于后续的继续完善。本文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概括如下

(1) 本文利用安徽老年人口调查2009年获得的数据,从静态角度分析劳动力外流背景下老年人家庭养老和心理健康状况。现实中子女的迁移对老年人家庭养老和心理状

况的影响是动态延续的，并非静态不动。本文还需进一步深入的动态分析代际支持的变动过程，这需要增加数据来源及统计方法上有所提高。

(2) 由于心理健康包括两个维度生活满意度和抑郁，本文只从生活满意度一方面来分析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并未涉及到抑郁方面的研究。因此，从研究的全面性来讲，还有待于补全这方面的数据和研究内容。

(3) 论文实证采用的数据来在安徽省巢湖市的农村地区，虽然论文提出的分析框架没有地域限制，但是否在中国的其它农村地区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致 谢

岁月如歌，光阴似箭，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经历了找工作的喧嚣与坎坷，我深深体会到了写作论文时的那份宁静与思考。回首三年的求学历程，对那些引导我、帮助我、激励我的人，我心中充满了感激。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王萍教授，论文是在她悉心的指导下完成的。王老师严肃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她不仅在学业上给我以精心指导，同时还在思想、生活上给我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此向王老师表示我最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同时，我要感谢培育我三年的母校的每一位恩师，没有你们的关心与支持，我不可能顺利的完成研究生阶段的培养计划，你们为人师表的风范令我敬仰，严谨治学的态度令我敬佩，在你们身上所学到的东西将是我终生的财富，在此深表感谢。

最后，感谢一直关心与支持我的同学和朋友们！感谢我的姐妹申亚梦、李小伟、陶瑞，师姐石巍以及管理学院2010级全体研究生同学。三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共同进步，感谢你们给予我的所有关心和帮助。同窗之谊，我将终生难忘！

美好而短暂的三年研究生学习生活走到了尾声，三年中我学到了很多经济学相关的理论及学术的基本方法，尤其学到了治学的态度及严谨的精神，这些对我今后的工作生活中都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2 中国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 [2] 人口研究编辑部.新时期的老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面对[J]. 人口研究,2011,07:29-42.
- [3] Xu Q, Yuan Y. The role of family support in the old-age security in China[C]//23rd IUSSP general population conference: Symposium on demography of China. Beijing: Xin Hua Press, 1997.
- [4] Shi L. Family financial and household support exchange between generations: A survey of Chinese rural elderly[J]. The Gerontologist, 1993, 33 (4): 468-480.
- [5] 吴帆.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中国家庭变迁及政策思考[J]. 广东社会科学,2012,02: 23-30.
- [6] 宋璐,李树苗.劳动力外流下农村家庭代际支持性别分工研究[J]. 人口学刊,2008,(3): 38-43.
- [7] Liu, X., Liang, J., and Gu, S. Flows of Social Support and Health Status among Older Persons in China [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995, 41:1175-1184.
- [8] 张文娟.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中国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研究[M].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8:23-34,62-68.
- [9] 张文娟,李树苗.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研究—运用对数混合模型验证合作群体理论[J]. 统计研究,2004,(5):33-37.
- [10] 陈卫民.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路径与选择目标[J]. 人口研究,2012,(7):29-36.
- [11] 姚远.对家庭养老概念的再认识[J]. 人口研究,2000,(09):5-10.
- [12] 杜娟,杜夏.乡城迁移对移出地家庭养老影响的探讨[J]. 人口研究,2002,(26):29-51.
- [13] 穆光宗.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及社会对策问题-中国的养老之路[M]. 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8.
- [14] 白南生,宋洪远.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 [1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ew Horizons in Health [M]. Geneva, 1995.
- [16] Silverstein, M., Cong, Z., & Li, S. Z.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people in rural China: Consequences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2006, 61(B): S256-S266.
- [17] Goode,W. J.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0.
- [18] Caldwell, John C. Toward a restatement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76, 2: 21-66.

- [19] Chen, X., & Silverstein, M.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China[J]. Research on Aging, 2000, 22(1): 43-65.
- [20] Hermalin, A.I., M.C. Chang, H.S. Lin, M.L. Lee, and M.B. Ofstedal. Patterns of support among the elderly in Taiwan and their policy implications.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lderly in Asia Research Reports [M]. Ann Arbor: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0, No. 90-4.
- [21] Cox, Donald. Motives for Private Income Transfer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7, 95: 508-546.
- [22] Morgan, P. S. and K. Hiroshima. The persistence of extended family residence in Japan[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 269-81.
- [23] Cox D. Motives for private income transfer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7, 95: 508-546
- [24] 陈皆明.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J]. 中国社会学,1998,(6):131-145.
- [25] 熊跃根.中国城市家庭的代际关系与老人照顾[J]. 中国人口科学,1998, (6):15-21.
- [26] Becker, G. S. 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1063-93.
- [27] 杨善华.中国当代城市家庭变迁与家庭凝聚力[J]. 北京大学学报, 2011, 2: 150-158.
- [28] 张立等.中国农村多支柱的养老模式研究[J]. 西北人口,2012(4):1-6.
- [29] Lee, Y.J., and Z. Xiao, Children's Support for Elderly Parents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Survey[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1998, 99.
- [30] Merril Silverstein, Zhen Cong.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Between Older People and Their Migrant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Strategic Investments, Strategic Returns, CA 90089-0191
- [31] 姚远.中国家庭养老研究 [M].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
- [32] 杜亚军.代际交换-对老龄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1990,(3):13-25.
- [33] 熊跃根.需要理论及其在老人照顾领域中的应用[J]. 人口学刊,1998,(5):31-40.
- [34] 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 .1983,(3):12-23.
- [35] 张新梅.家庭养老研究的理论背景和假设推导[J]. 人口学刊,1999,(1):10-15..
- [36]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37] 边馥琴,约翰·罗根.中美家庭代际关系比较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1,(2):85-95.
- [38] 张震.子女生活照料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促进还是选择[J]. 中国人口科学,2004.
- [39] 刘爱玉,杨善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老年人家庭支持研究[J]. 北京大学学报,2000,(3).
- [40] Liu, W .T. & H. Kending. Critical issues of caregiving: East west dialogue, In Who

- Should Care for the elderly: An east west value divided. (eds.) by W. T. Liu et al.,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41] 谢桂华.家庭居住模式与子女赡养[J]. 社会学,2010,(02):7-13.
- [42] 曲嘉瑶,孙陆军.中国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变化:2000~2006 [J]. 人口学刊,2011(02).
- [43] Jacka ,T. Rural Women in Urban China :Gender , Migration , and Social Change. M. E. Sharpe , Inc. New York. 2006.
- [44] Lee, Y. J., Parish, W. L., & Willis, R.J. Sons, daught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Taiwa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4(99), 1010–1040.
- [45] 袁霓.家庭迁移决策分析—基于中国农村的证据[J]. 人口与经济,2008,(6):1-10.
- [46] 巢湖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巢湖地区简志[M]. 黄山书社, 1994.
- [47] 张雷等.多层线性模型应用[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
- [48] 姚远.中国家庭养老研究评述[J]. 人口与经济,2001,(01):33-43.
- [49] 人口研究编辑部.聚焦“386199”现象,关注农村留守家庭[J]. 人口研究,2004(4):25-36.
- [50] 左冬梅,李树苗,宋璐.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院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学刊,2011(01):24-31.
- [51] 叶敬忠,贺聪志.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机构及供养的影响研究[J]. 人口研究,2009,(04):17-24.
- [52] Lebra. Takie sugiyama,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Reciprocity[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75,(77):33-43.
- [53] 伍海霞.家庭子女的教育投入与亲代的养老回报—来自河北农村的调查发现[J]. 人口与发展,2011,(17):29-37.
- [54] 桂世勋,倪波.老人经济供给“填补”理论研究[J]. 人口研究,1995,05:7-12.
- [55] 姚引妹.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与生活质量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6):20-27.
- [56] 曾毅,顾大男.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的国际动态[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5): 2-8.
- [57] 韦璞.不同家庭结构中老年人主观生活评价分析[J]. 南方人口.2010(5):32-37.
- [58] Rowe J.W.& Kahn ,R L. Spiritual assessment as a normal part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Power to help and power to harm. Social Work and Christianity,1988,25(2) 80-90.
- [59] Hermalin, A. and L. -S. Yang. Levels of Support from Children in Taiwan: Expectations versus Reality,1965-99[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004,30(3) : 417 -448.
- [60] 邬沧萍,杨庆芳.“老有所为”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客观要求[J]. 人口与发展,2011(06):32-34.
- [61] 张秀兰,徐月宾.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J]. 中国社会科学,2012(06):23-29.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参与过的项目：

《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和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0BRK010)

《中国安徽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美国 NIH 基金项目 (R03.TW01060-01A)